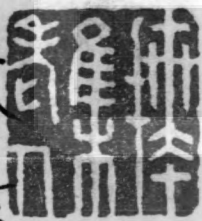


雙溪文集卷之九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 炎著



序

送齊彥知序

以五行之休王伏逆進退而決人之得喪壽夭窮通以  
卜筮而占事之休咎二術難乎精者也而同邑人齊彥  
知君實兼之其胸中所得極有根源扣之衮衮不竭如  
江出於峽河折於三經底柱之險懸流下走而東其折  
本議論旋轉而掉厲如擲丸于阪走珠于盤鷲鳥高翔



于千仞之上而迫于疾風其愈試而愈中中而愈竒又如巧有力者開數石之弦注簇于百步之外而飲羽于的也戊子夏始識諸城之東彥邦謂予曰吾詳考于術執事今年秋登名于鄉書明年春中太常第無疑也予咲曰子言過矣幸毋以我為戲也不然豈輕有所許以求容者乎彥不平曰借術賈佞者吾羞焉何待吾薄也吾據術以自獻其情縱不信庸何傷乎予因以失辭為謝心實未之然也既而皆如其言庚寅春來過樊廬談咲道舊而不以既中之言自矜予于是知其心蓋向之自負其術似介而今之不矜似義得其術未得其為人則知彥邦之淺者也彥邦不幸喪明且不樂苟合聞其言者多不悅故予詳論其術與其為人以餞其行苟有問焉者勿若其言之不甘庶幾可以盡其懷云

### 送黃夢符序

予備員長沙郡文學同舍聚而處者十指而七閩黃夢符在焉未踰時即辭去問其所向將沿湘水過洞庭下鄂渚皆屈原賈誼經行之地使後人可以慨然增感者也誼由博士來為王傅未為不得志也然涉湘弔原其詞氣憂憤聊不平及其賦鵬鳥同死生輕去就太史史公讀其文為之爽然自失然有心于會理則已與理為

之用有意于遣情則已為情所滯矣吁一窮固難忍哉  
夢符曩攝武岡教事將翔矣又跌而不升千里倦遊顧  
安能無感然予聞柳子厚年少氣銳軒翥臺省而附離  
非人遂擯外以沒韓退之應舉則斥立朝則黜連蹇半  
生暮年尹京兆班從臣人生得喪榮悴悲喜相乘除耳  
銳進則亟退先抑則後伸知道者所不以汲汲戚戚也  
夢符行矣遇晴暉淑景陰雨悲風把酒哦詩旅懷怏怏  
不自釋試補誦予說當為予悠然一咲也

送滕彥真序

在湘中作

二廣鹽筴初變桐廬詹侯以從臣開藩桂林天子既下

明詔戒官吏毋得妄言沮吾法又發大司農宿藏以補  
其用度故人滕彥真奉辟書往從之予家于歙歙睦繫  
柝相聞詹侯在先達中有重望于一時予恨未拜下風  
也及來湘中聞洛水李公之言曰詹侯愷弟君子也其  
視民肥瘠究心焉聞鄉先生彪德美之言曰詹侯學術  
高明有得于聖賢之傳者也夫以愷悌之心輔之以高  
明之學變政易令以便利其民彥真入幕府位賓佐無  
議焉可與抑古人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  
業恐其事未集而弊滋多也予不知二廣利病然聞之  
道跖謂官不鬻鹽聽民自貿易此廣東之利廣西勿便



也且曩時官收再倍之息州縣經費一趣辦于是今許  
商賈鬻之則利歸私家而官困瀕海之地大半斥鹵遊  
邏弗嚴私鬻者負擔竊行則利歸奸民而商困况商賈  
懲法之屢變且前且弗諱而趨吾令也私鬻者行于  
瀕海去海浸遠鬻者浸少若是價且翔涌矣而欲無食  
淡得乎則農民又困夫有天子詔旨可以杜議者之口  
有大司農緡錢可以佐用度之乏然法勿精民勿便支  
吾一時易矣惟經久計遠無以其難遺後人庶侯始可  
以復命于上彥真始可以無負知己也彥真勉之哉發  
青雲之軻在北行也桂林山川清淑然嶺海間風氣終

與中州不類當為太夫人自愛為遠業自厚也

送相士張舜舉序

蜀人張君舜舉習于袁天劉之術其言人貴賤憂喜多  
中徃時李壽翁侍郎未達張君曰公且貴李公弗之信  
不十年登法從出守當途將告歸既得請矣張君曰公  
之祿未終也其尚為連帥乎李公咲其言不逾年奉詔  
起鎮長沙李公門下無食客獨館張君不厭以其言不  
妄也方李公在中朝時趙涓師守臨安張曰是不旬日  
當以罪斥也已而果然衆皆以其術為異呂伯恭在館  
中人謂且入西掖北門矣張曰非貴人也其相法不過

一倅衆又以其言為謬其後伯恭得參議官以沒蓋去  
通守無幾爾是則其言之驗也然張君為人言休咎簡  
而不浮質而不諂故挾其術以售而囊無餘貲予謂之  
曰若相人中多矣自視何如張咲曰相形不如論心此  
至論也不以心相而以形相予言烏能盡中况又骨寒  
命薄乎其窮宜也予雖知其術惜其窮而無以振之將  
有遠故以言贈其行庶幾好事者肯一問焉

送韓毅伯序

予昔平居黥歛問韓毅伯自行在所過為凡再至而再  
留抵掌論事意謂弃繻而出乘駟而歸富貴可以立致

予甚壯其志而美其健厥後十有七年予得邑臨湘毅  
伯遊武昌沂江而來相見掀髯一笑既而又歷道別後  
崎嶇艱苦之狀白髮蒼顏相視而笑予深悲其不遇而  
惜其志之不伸留一月將行則曰予不能復返蜀矣今  
將歸老于淮山言畢其意愴然不樂予則辭之曰人生  
非鹿豕豈能聚而不散雖別不足恨也水涸魚處于陸  
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子莊子之語云  
耳闕山間隔相忘可也然毅伯與予一別十有七年而  
後一見於此又十有七年則存亡未可知于其行也豈  
能無言凡物壯與老異壯宜出老宜復木之歸根水之



逆望龍蛇之蟄月之晦雷之收斂皆是物也毅伯壯年  
去家足跡幾半天下今老矣而不免于布衣此命也男  
子生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示有志也然窮通有命存  
焉其得志也舉而措之事業其不得志也卷而藏諸環  
堵之中故達則身泰窮則身亨在我者何庸戚戚哉馬  
文淵謂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窮當益堅是矣  
文淵之壯蓋謂雖老而豪氣不衰耳其言未盡也士之  
少也用其壯于功名老也用其壯于道義文淵或未知  
也昔林類鹿裘帶索拾穗而行歌其言曰貧者士之常  
死者生之終此能自寬者也而未若顏蠋蠹之言曰晚

食可以當肉安步可以當車此乃善于處貧者也而未  
若原憲子貢相衛結駟聯騎排藜藿入窮閭見原憲憲  
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先生豈病耶憲曰無財謂之貧  
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聞其  
言慙而去悔之終身憲之安于貧賤蓋聞道者也毅伯  
歸乎哉淮水之濱土厚泉甘米賤而魚肥雖非故園亦  
足以息肩弛擔矣偃仰衡茅之下嘯咏東臯之上以求  
原憲之所樂浮雲富貴亦於我何有哉夫玉在石珠在  
泥途而其光彩見于山川餘潤及于草木士之所以不  
朽者富貴不與也達者或光耀于生前而寂寥于死後

窮者或枯槁于一時而芳馨于百世彼此相較其得孰多毅伯試歸而圖之

送劉監序

上饒劉君朋舉為臨湘酒稅官與尖同僚且二年會靖之會同缺令部使者直秘閣丁公行部至臨湘訪邑吏賢否其具言朋舉廉謹習為吏即檄攝會邑事將行余不得無言靖之民與蠻徭雜居議者往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欲靜而患擾喜和而惡乖尚廉而賤貪其情與我民同非如虎豹蛟鱓不可擾馴者漢永和中議增羣蠻租稅尚書令虞詡持不可曰異俗貪婪難率以禮

令猥增之必有怨叛不從蠻果爭貢市非舊約遂叛予聞今徭人哀困邊徼防托吏士不無侵漁甚者掠其子女為臧獲諺曰禽困覆車此可戒不可玩也固當撫之以靜先漢開涼州四郡吏民相親酒禮之會上下通行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余聞徭人與吾縣吏相見若結以恩信至於嚮內行酒與之飲啖不立崖岬則歡然相視否則悍然而怒遂為怨仇故當接之以和昔孟嘗為合浦太守即與交趾比境前此太守令採珠無節珠徙交趾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以為神明今黃金丹砂皆徭人



巢窟所產也蠻犛之性本貪為吏者毫髮無求則彼必敬慕有求焉則以我為可易矣故當示之以廉是三者之言非無驗之言也夫富者贈人以財而仁者贈人以言余不敢言仁然同寮之義又不敢無言古今贈行之言衆矣大抵多頌而少規而予于朋舉有規而無頌言之他人必以我為躓言之朋舉必以我為忠於是乎言

送彭雲翔序

曩者炎浮食長沙泮林士肄業者逾百員時彭君圖南雲翔嘗鼓篋其間及炎去長沙二年試邑于臨湘雲翔寔來又二年佐郡于清江雲翔復來僕僕于行役栖栖

於羈旅每相見必以學問為請今世之事應舉覓官其所當為就之不足以為污不就不足以為高雲翔將種學績文以應有司之程度則上而達官貴人有敬于當世者下而鄉党庠序之耆儒見推于後進者皆可就而學焉乃獨有意于炎之不肖何哉炎場屋陳人又沒於金布之塵埃豈復可以論文雲翔為計拙矣秋賦有期辭予西歸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大抵學者涵泳乎義理使見明而識正志定而氣充其于為善強立不及此根株也榮華其言幸中于一夫之目此枝葉也培護其根株鬯然日茂者有之矣欲蠶其枝葉而賊其根株枯槁

可立而待雲翔歸哉雖今秋與計偕明年奏第南宮傳  
臚北闕枝葉將無所用而吾之根株不可一日廢其培  
護之功也士之隨流俗以靡者多以慾蝨心利蝕義異  
端賊正道皆吾根株之病也雲翔戒哉

韓毅伯詩序

始庚寅冬蜀人韓毅伯自行在所欲往豫章道婺源而  
西過余于雲溪之上見歡于平生論文字說時事可  
否無不意合余挽而留之毅伯亦為余弛擔盤旋如過  
故鄉依依不忍去明年夏始入楚東值尚書陳公之上  
饒邀而館諸其門又明年余不幸有家難毅伯得訃音

走數百里來唁問予握手收泪相勞苦勤甚復留一月  
將過衢梁下錢塘其再來未有日也因出篋中所作凡  
二百篇曰我去家萬里在道途五年隨所寓見于詩羈  
旅無聊之詞大半噫予窮甚矣惟子知我者幸為我叙  
之或者可以不朽于他時毅伯予畏友也為詩無問長  
篇險韻握筆翩翩立就汗漫如鵬翼垂天之雲奔放如  
滄江八月之濤淡泊如朱絃三嘆之音道繁如蒼隼之  
迫秋風雍容如良馬之就熟蹄清厲如夷齊之食薇都  
嫺如西子之靚妝予不能盡狀也夫文者士之一藝詩  
者文之一端此非毅伯刻意并心為之者以毅伯之才



如此而造物者各一第使困頓至是何哉天之生才也  
不偶然其生之有以用之故夫飢寒切于身者富貴之  
資而謀事齟齬其合者功名之兆也毅伯為人志氣倜  
儻近似郭元振議論慷慨不下杜牧之用意堅忍折而  
不沮是豈老於布衣者上方當宁太息回瞻中原思鳴  
鑾汴京北舉河朔西舉函秦此志士馳騫之秋也行矣  
予豈以一詩人期毅伯而已哉

林待制奏議序

淳熙癸酉秋三山林公帥長沙時某承乏泮林公察其  
不諂又喜其稍有志于學也而盡以諸經解示其所見

者有未合或反覆論辨公雖不能皆從而亦不以為非  
自諸經解說外他文字未之見也紹熙辛亥調官行在  
所陳英仲舍人初為郎間往見之從容道長沙舊遊因  
出公奏議一編公時捐館一年矣相與歎其文章雅健  
議論梗切英仲曰壽皇清讌閣公舊章疏故自豫章召  
還徑除夏官聖意所向蓋不止以從臣處公也某得公  
奏議如獲至寶以歸侵尋至今五年英仲亦逝矣私念  
此文豈終幽晦而不彰泯沒而無傳然英仲既亡見者  
猶少則矣不可闕之篋笥也遂鳩工刻諸清江官舍而  
序其編首曰公少有雋毅而沈潛六藝薦志于學蓋老

而不倦故見于文章筆力高遠難及指陳時事辨明得失其言切而不浮直而不詭大抵通達之識勁正之氣惘款之誠與漢太傅賈誼劉中壘向唐陸宣公贄可以相為後先公曩帥夔門施之郡也有豪民譚汝翼者其勢力可以挾守倅動臺府根盤蔓織久且為亂公欲翦除之汝翼與官兵搏戰既敗反遁入中都訴于登聞公慨然却天子之命殲其黨類施人以是德公而祠事之記者謂公拔山以一臂扛鼎以半肩則仁勇之實亦可略見於此特小試之効耳使公端委廟堂平居無事未有以逾人臨大節之際當如底柱屹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誣也文字又其緒餘自昔漢俗病于軟美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俗壞于曠誕而以下望之為鄙唐俗弊于朋黨而以韓退之無所附離而偏僻士大夫卓然不隨風俗以靡者難矣哉故矣思公之賢而有感焉不覺其言之盡也

清江集後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少年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末士方



馳騫于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以自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為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富其年畱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生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兼據荆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之不幸也清江朱元成矣同年生也其為人工屬文善論事而止四十遂賫其志以沒其來丞即元成沒已二十年矣從

其子達得君文一編讀之筆力驅馳意旨開闔可以高視輩流謝良齋為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良齋許與不甚嚴而評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于時事業不著于天下而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于瓦礫汨于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閱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策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于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炎讀元成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為一同年生之無祿也

程允夫集序

余與程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遊始邂逅于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疊疊令人屬耳不厭于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為予傾倒底裏過于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為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婿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序余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淘鍊隳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于事業而惟寓于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為不朽計于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

予嘗為予言為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麩蘖必齊水泉必香投于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沉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 魚鱗保甲編序

止盜令職也警盜尉職也令不能止盜故警盜之事始切而尉之責始重臨湘前此盜區也其所以多盜有三游手竒民遷徙無定一也逋竄黥徒出沒不常二也蕩泊之人家于林藪為盜窟穴三也鄉俗間往往剽劫無虛月吏士罷于奔命前縣尉三衢呂君謙始籍編戶為



魚鱗保甲法選其丁壯聯什伍備器械斷賊蹊徑機察之謹其遇有做鳴袍鼓衆則雲集盜皆緣手擒獲無脫者由是臨湘無盜呂君保甲去備垂隨弛閱三年盜再發于境巴陵簿趙君師移尉臨湘復脩保甲法視呂君所規畫加詳焉於是竒民之游手黥徒之逋竄者俱無于民故有所施為民樂趣之是以盜賊屏迹境內安堵具其事上之臺某曰趙君勤其官能如是尉之職舉矣若夫教足以馴詭政足以禁奸固有任其責者尉不與也

尚書小傳序

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于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才二十餘篇漢辟壞腐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于五十八篇老翁幼女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于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畧也矣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為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

間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畧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于二典禹之治水見于禹貢武王伐功其畧見于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史之所記也堯舜禹啟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為君臯陶益傅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為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臯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之正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本草正經序

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弘景附名醫別

錄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二種嘉祐中柴禹錫補註附一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為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今據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藥腓樽有玄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初也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于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為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于秦易以下筮存本草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



家獨弃本草不錄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  
遇七十毒醫方始興棲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衍數十萬  
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者吏為駕軺傳遣詣  
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可錄何也梁七錄始載神農  
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頗  
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溫涼味甘苦多異殆古人  
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寡嗜慾故受  
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五種有餘矣後之人  
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膚勞苦無極弊其筋骨飲  
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  
工非和緩巧非扁鵲倉公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  
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倣庸醫和  
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  
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蓋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  
去幾何噫

### 五顯靈應集序

凡郡縣必有明神司禍福之柄庇其一方在吾邑則五  
顯是也闔境之人旦夕必祝歲時必俎豆之惟謹神之  
靈應不可殫紀然當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地方百餘  
里民近數萬家水旱有禱焉而無凶饑疾癘有禱焉而



無夭折其庇多矣餘威遺德溢于四境之外達于淮甸  
閩浙無不信向靈應孰大于是若夫時出變異以聳動  
愚民之耳目此特其小小者耳邇者太常加封以聰明  
正直之德著于顯號非論其大而畧其細歟夫神人一  
也神廟食于一方如長吏祿食于一州一縣也為長吏  
者廉以潔其身公以平其政愷悌以撫其民是謂循良  
若其貪若其私若其薄則於善之大者無稱焉或能決  
一疑獄察一隱慝豈足以為賢哉故論神之靈畧于其  
大詳于其細非特識者疑其近誣神亦且以瀆矣或者  
曰如公所言則神之靈應皆毋庸編緝乎曰事神者敬  
而已矣不因靈響而敬心常存者君子也因靈響而不  
敬不敬否則慢者愚民也神之意將假是以儆愚懾其  
凶戾而生其善心存而不議不亦可乎

松憲醜鏡序

三山鄭中卿來宰婺源予郊居杜門相見不能數間一  
相見與論古今成敗得失商天下利害如指諸掌而緒  
及于文章其言灑灑使人屬耳忘倦予因知其蓄之淵  
淵之源源也久之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予其別有  
六一梅隱二哦松三南遊四北轅五經綸六詩餘而摠  
目為松憲醜鏡且曰廬陵曾幼度嘗為序請益之予視



幻度之序已詳尚何言然不可以無言先秦古書不論  
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鵬鳥  
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  
為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宏  
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于經術公孫弘劉向似之而純  
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于楚騷王褒揚雄似之  
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  
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  
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  
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有宋文有歐蘇古律詩

有黃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  
之文掩迹乎漢唐之文夫自漢至今上下二千年間卓  
然名世者不三十人噫難矣哉今前輩凋謝翰墨中未  
聞有<sup>与</sup>古人比肩者予得醜鏡閱之議論以意勝詩以格  
勝詞以韻勝中卿雖慨然以文鳴自許是誠無與多遜  
而乃自以為醜不以為美何也豈不足則誇詡有餘則  
貶損故耶雖然此一說也而予又有一說予觀韓柳元  
和聖德詩與平淮夷雅十琴操與鏡鼓歌送文暢高閑  
與送浩初序未知孰優孰劣至羅池廟碑鄆州溪堂詩  
奔軼絕塵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是故東坡歛波



瀾而為簡嚴金陵去繩削而為闕雅豫章罷追琢而為高古皆其老筆如此夫文之生于才養之以學將之以氣中卿才高而學博其氣不挫今日之文可幾于古他日之文又過于今其名世也孰禦

讀易筆記序

未有契書之初羲皇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于占者雖未能學至其本元河圖起于天一地二而變于九六七八天一之畫奇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偶其數以太陰之六著之用符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于少陰之八八此學易所通

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象者理之所託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為八卦六畫為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即顯以索隱學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有見故發其凡於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于卦之文爻彖之辭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或語審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于言之中而存其意于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蓄義味



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韋編三  
絕且曰假我數年則于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殫辭  
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熒古文字易以下筮之書  
幸存此天地神鬼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  
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数曲學無足  
深誦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  
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  
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註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為  
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  
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爾豈有四卦

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筮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筮蹄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筮  
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筮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  
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為馬類苟在  
順何必坤始為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筮蹄之說也或者  
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為之說曰  
易之有象猶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  
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說無異亦未為確論也夫易三  
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詞嚴于春秋書之  
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耦之畫



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  
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汎然旁引曲  
取也豈得執詩書比喻為例哉前輩常有疑其不然者  
故于象數求之加詳然綴拾先儒舊說嚼糟粕之餘失  
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矣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  
而入歲辛亥始脫于縣之厄明年歸自都僑寓古艾杜  
門掃逕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習熟於山  
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寶貝而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  
釋然咲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氣爻之詞是未得其  
象也玩爻象之詞而未合于六畫之象是未得其詞也

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  
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聽之於辭對觀  
如合符節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為  
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子曰畫前有  
不特以象為可忘且并以畫為可遺其說  
以無畫不知三聖人盡心于此以垂世立  
安在哉曰然則易盡于畫乎曰易者變  
乾坤自乾坤而上天地開闢一乾坤也吾  
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  
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



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于難  
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  
也不玩周公尼父之詞而曰吾求易於  
風捕影之例也矣知不敢已矣將以此  
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于好古之  
可知也

東都紀年序

紀年三十卷述九朝歷年行事成書也慶元三年  
月炎奉詔自太學博士入秘書省為朗明年兼寔錄  
討尋者庭為佐郎明年為軍器少監而職兼檢

故於是金匱石室所藏矣皆窺見副本因念漢人  
唐人柳芳吳兢輩於當代正史外皆自著書成一  
有漢紀三十卷芳有唐曆三十卷兢有唐春秋  
與正史並傳矣今援是比用國史本記參考為

於三朝本紀其辭頗有所損于兩朝四朝本  
有所增視李燾長篇熊克通畧矣不知其博  
本紀矣竊病其簡豐約中度矣固不能而私  
隨所紀附以提要凡為三十卷提要之目有  
有所辨曰證則旁叙其事也矣又伏念神宗  
魯鞏以三朝兩朝國史合為一書鞏雖承命書

雙溪集卷之三  
三  
欲採掇九朝故寔合三為一甚見其不知  
於本紀不及志傳是以忘其狂斐懷不能  
書未及成會矣負罪去國居閒處獨再加  
脫藁不敢秘在私室謹齋戒練日進于天  
記述之意于右起建隆庚申訖靖康丁未百  
一祖八宗創業守成宏遠之規模與夫庶事  
忠邪之消長夷狄之屈伸其大畧可睹矣雖不  
揚宋德之代光明韶惟陛下寬肅斧之誅賜以  
幸而獲傳庶幾無愧于荀悅柳芳吳兢輩矣死  
謹序

送洪宰序

新安在今日為輔郡而婺源壯邑也自縣抵郡治二百  
里而遙地岩險部使者按行不至郡將雖有方畧耳目  
亦無由盡得民利病稅賦獄訟浩穰浸不治豪右得乘  
間窟穴為奸執持吏短長目措氣使必如意吏巧于舞  
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招權鬻獄其勢幾出長貳上羸丁  
下戶有事無所訴縣公熟視下誰何例坐罷軟不職去  
番陽洪應賢先生來宰邑政明足以發摘隱伏剛足以  
執法無翫而不解足以行之早作視事率依二三鼓乃  
休曰當事有官職否何敢以煩為諉雖精悍少年其力



有不逮宿弊無問纖悉細微絲解髮櫛之殆盡曩武斷于鄉曲者無一人敢搖手觸法禁老奸畏首尾常若救過不暇屏息奉命唯謹犴獄清平租賦不待督而前期以辨聞民詣郡丐留不行郡將及部使者上先生治寂于朝成命從中下需終更宜顯庸以為郡國長吏勸矣竊謂聖天子喟然欲賤滌振刷興起治功而士大夫拱默無所建明聞有出意見論事者其言良善每輒不効誠得如先生者十數人位諸廷言即可用有功國其庶有瘳乎從者行矣無負輿議所期者幸甚

送江靜之序

篆至于李陽冰楷書至于顏魯公行草至于王右軍今古不復敢異論蓋古字法以蒼史為鼻祖自科斗大小篆隸凡四變而其苗裔有真有行有草以草書得嚴者自張伯英始世傳伯英學書澣滌筆硯池水皆黑則藝之精非一日之力也而猶未究其極右軍一出毫釐不加以昔人論筆法曰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工書者以是為筆端內骨字內藏鋒而觀者不見此乃其自得之妙所以獨立無輩也最後至唐張長史及魯公僧懷素徐會稽之論皆號能草書一時從事于筆墨者無不甘心落後塵然而猶在右軍下噫事之難工如此哉予同邑



人江靜之以草書名者從余寓海寧靜之倦遊以歸道  
過焉寔初識之後十有三年予方杜門避俗于雲溪之  
上而靜之又來相問勞既畢因作而言曰我用力于書  
且三十年管城子之禿者凡閱幾輩矣縱不能着鞭于  
怒猊渴驥之前亦可合遊刃于春蚓秋蛇之間然足幸  
不削槩亦不售造物不肯赦我一窮何哉今也將道  
新安而東歷訪平生舊遊子故人之知我者可無一言  
為贈乎某曰予何以贈君雖然予不能工書而能論其  
意世說書之病曰筆枯者易健而瘦甚多靈骨筆重者  
易圓而肥甚多剩肉痛快則無尺度不快則不道側筆

取研則工左而右不副然未甚害也而最忌惟俗人俗  
則陋文俗則鄙字之俗亦無足觀矣靜之壯年咀嚼詩  
書掉鞅走場屋間睥睨自許不薄不得志弃去俯首于  
書欲以竒自見故其筆勢翩翩橫斜上下曲直自得其  
餘力盤礴于規矩繩墨之內方將拍會稽之間攬長史  
之袂求與右軍相周旋其視世之俗書薰蕕不類也靜  
之行矣遇胸中有黑白者必能識之玉潛于山白虹照  
夜劔埋于獄紫氣干霄苟懷竒而抱異未有終鏃沒不  
著者太宗經岱宗封禪之銘洛溪磨崖之頌雖不用草  
書草書豈終無用于世哉



鱗溪老人集序

文與行相符亦與行相異酒德一頌可以知劉伯倫之曠達陳情一表可以知李令伯之純孝此文與行符者也陶靖節之冲淡宋廣平之嚴毅而閒情梅花兩賦詞旨婉麗若非二君子所道之語此文與行異者也外祖鱗溪老人汪公倦遊庠序而徜徉自放于丘壑之間蓋晦其光而不耀矣第其幽懷清興時自見于詩文而尤善為小詞模寫物態染繪風光意有所寓筆下翩翩立其高處視張子野晏叔原秦少游分道並驅未知孰先後也求諸翰墨意其為必以風流自命而公平生素履

有與其文極不相似然者其待物胸次明白不立城府人百欺之無疑百忤之不愠也其平昔自處薄嗜慾不喜飲酒不高度財貨有無終身未乘肩輿曰吾布衣不敢以人代畜也年過九十步履輕強對短檠閱蠅頭細字雖少年有不逮其見素抱朴厚自頤養殆如古所謂有道之士者非耶公歿七年某宦遊自沔鄂來歸始見舅氏收拾殘藁既成編恐覽公之文者謂其止于詞藻清麗也故叙其編昔槩見公之隱德奧行云

東山集句詩序

風雅遠矣自柏梁賡詠以來詩體不一最後始有集句



曩時荆國王文公喜為之有胡笳十八拍最高妙或謂蘇東坡靳公集句索公咏几間硯公第道巧匠琢山骨不復更能措詞予聞文章天下公器非人口舌所能翕張公有績李縞夜崇桃炫畫之句東坡謂自楚詞後無人能道此語或者之說陋矣東山先生吾州前輩之賢者來丞分寧吟哦二松千竹之間其集句尤工孫居易集而編之凡二百餘篇先生既去而予來寓居居易出以示予誦之終帙見其即事辭物委曲親切如肺腑自出機杼無附離牽合之態使文公見此必擊節歎服不疑然先生非特胸中富于詩什也其學貫串經史根源

<sup>森</sup>長非如後來綴緝文字于舉子事業外叩之空空無有也其蒞官為政練達世務視書生誦紙上陳言不習吏道者不可與為比也抑有又進于此者先生年且七十矣面有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始有道以自養者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斑云耳予弱冠從先生遊故知之最詳遂書于編昔歸居易藏之

刻樊撮要序

曩者某脫選調詣天官自念居無庖食無田難以需遠次遂來臨湘不知其自投置網也交遊相厚者憂其殆相踈者笑其愚某亦意首鼠不自定既至問何所取財



無事與三尺法合者乃大悔且懼即欲挈挈徑東歸時  
徽猷潘文帥長沙某走一介持書具道所以然潘文復  
書曰見幾而作全辭去固善然一令不交職事朝廷豈  
為是廢一縣况舍而之他亦猶是將何如第不為己甚則  
民自知德老者之見如此熟籌之某得書反覆紬繹如  
陶彭澤元魯山高蹈遠引誠未能遂留即首與府史等  
要束雖一錢出納必書于籍以示民無欺然每一深念  
則背負芒刺食不能下咽寢不能交睫以病請告者屢  
矣州不許尋尋且三年危哉某之措身于此也其能自  
脫僅如毫毛耳適有天幸臺府奉上旨蠲減版帳無名

之需憲使值祕閣丁公以救時行道為心斂大惠施諸  
一踞行部至縣俯已而咨詢焉某竭情以告即慨然拔  
拭一賤有司於垢污之中而膏澤數千戶生齒于憔悴  
之餘提舉趙公之平恕合志行之太守劉公之恩厚為  
意承之居無何漕使大監薛公鼎來奉使即中張公又  
來二先生皆一時之望也願某何者凡有請無不曲從  
數十年宿弊一旦剗草畧盡遂裒其顛末刊木以傳然  
符移案牘重複煩碎觀覽不快乃掇其大要綴緝之自  
為一編簡而不遺詳而不贅其所拳拳不釋者蓋為一  
已免于罪戾自喜又為邑人瘠而肥病而蘇與之同喜



也故發其意于編首

送吳夢授序

乾道甲午予屏處雲溪士友攜琴書來相與肄業精舍者三十人時夢授在同儕中簡言語不妄戲笑人不知其內之開敏也與之論古今辨義理如珠走盤如刀破竹其言灑灑可聽筆端節奏抑揚時有金石鏗鏘絲竹清越之音其氣如良馬在御蹀躞好進不已也此于取一第如摘領髭耳同輩有聯翩登仕版者夢授藝寔高反困于布衣未偶予官清江延夢授于門訓二三稚子屈指雲溪舊遊凡二十有二年予恐日忘之此錄所以

名而序之之意也若夫趨向異而離合之分殊窮達變而恭倨之情遷又有不可取必于此錄者矣

送曾洪父序

慶元元年夏炎與鴻父邂逅于豫章時鴻父方召還匆匆語未竟即別去二年冬自臨江來中都遂與鴻父偕為博士尋相繼入三館自念場屋陳人留落已久而洪父春秋鼎盛蔚然有器于一世志趣所向疑若難于契合而洪父與予交意良厚洪父數丐補外丞相愛其材堅留之不可遂剖滁陽之符以行于是僚友相與酌酒賦詩以餞之某短于詩拙于文而又不得無言洪父是



行以奉親為請夫起于布衣諸生甫踰弱冠對策大廷  
臚傳第二一旦蔽滿天下今年僅三十有三即處顯城  
之重具慶在堂其騶從供給之人趨走先後以待頤指  
之使令而朝夕甘脆之奉不索自辦足以遂其承顏養  
志之願為子如此親亦榮矣滁陽又淮上佳郡泉甘壤  
沃而民風朴厚易以撫摩且賦入至簡部使者無所督  
辦他郡所莫及也求其山川登臨之要則醉翁遺跡在  
焉暇日婆娑覽琅琊之深秀聽釀泉之潺湲遊觀甚美  
他郡所無有也夫為天子守千里之地入則有以娛其  
出則無符移督辦之煩而有林壑遊觀之樂洪父

之自為謀誠善然吾君吾相徇其孝養者特以責其忠  
報不奪其私者所以望其奉公竭節也燕坐江沱之南  
無意北方昔人以為深訃劉昆敗祖逖沒晉之君臣

置河洛于度外至今無有杜議者之口今自滁陽北望  
不滿百里衣冠淪于左袵封界穢于腥羶志士獨能無  
憾乎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為天下戰場  
孫仲謀立場濡雖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謝幼度師  
于淝上苻堅擁衆山立不能抗也沈璞守一盱眙佛狸  
傾國南向往復再攻其城不能下也若謂兩淮無阻險  
決不可守抑過矣且挽強執銳儒者誠有所不能料敵



情虛實決兵機勝負亦曰不能可乎哉羊叔子杜元凱  
貌甚不武其於軍旅之事如何也世之俗吏非習因循  
以苟目前則尚誕慢而饜富貴此二人者顧何足與有  
為而腐儒又多不通世務由是士稍有抱負語及功名  
衆且姍咲愚心殊不以是為然故于洪父有望焉洪父  
材力精悍試以一州蓋安坐談咲而有餘在于不能有  
所規甲科朝廷所重又以才諂將之異時入處華要猶  
階而升堂在于不必有所祝故弟以遠且大者期之某  
老矣結茆南山種黍東皋不以世事櫻懷老者所當務  
也養其經綸之業以俟事功之會無令已失壯者之宜  
有志也與洪父別幾二年非不深語而未始及此某宜  
去而暫留洪父宜留而始去要之人生會聚少而離別  
多故于其將行索言以為贈

二堂先生文集序

某昔從先大夫讀書于不窺齋是時北山翁即世方十  
有四年其遺文編次整整無遺逸者然某才年十四五  
學作舉子文字未能詳觀縱使詳觀而未能識其旨趣  
其後挾琴書鬻文以糊口既得一官隨牒奔走于四方  
曩時家集雖又一見無由矣中間解臨湘縣印歸里中  
其孫疇屬某序某即如江西寓居久之為序一通附歸



而翁之文寔未嘗得熟復披閱也去年自楚東罷歸首  
求家集已散佚不存再三搜訪乃于其曾孫從之處得  
書啟雜著二帙又于族孫實處得古律詩一帙合所得  
編次之分若干卷蓋所有者十之六七亦非全書編次  
畢喟然曰此天下之傑作也其初也秘而不傳其後  
也佚而不傳夫今不搜訪且將湮沒無傳今幸傳矣雖  
然所傳者翁之文也文之外有不傳者其咨嗟痛惜不  
止于喟然而歎也翁守上饒日清溪之盜因時升平騷  
擾東南陷睦陷杭陷歙陷處陷婺陷衢處之守臣彭汝  
方死之其餘不走即降賊乘銳來犯上饒翁以孤城捍  
其鋒屹然如巨防之制水奏用其屬吏鉛山宰王舜舉  
為倅使守城監鑄錢院高至臨使提軍出戰而翁調兵  
食籌守戰之策以授二人使行之賊攻城不能得志其  
氣稍哀退屯柳家都至臨夜率閱士銜枚火其營鏖戰  
賊狼狽敗走乘除勝遂復衢州奏功徽宗皇帝嘉歎降詔  
褒獎進官職二等王甫方當國與公舊有嫌媚其功用  
御筆改知嚴州上意悟復還信州翁于是作二堂摘詔  
中語榜以示喜後樂以侈上之賜而甫銜之不置嗾御  
史搏犬所憎以快意會憲臣張宛者節漸中翁論  
是以詔旨逮翁欲泄稍忿鍛鍊無所得獄吏曰如



是不免煩朝散一行翁慨然曰天乎有是哉吾為人子豈可牽連垂白親入牢戶乃自誣服坐是流離竄逐久迺還家高宗中興呂元直丞相當國知公之寃乃為上言其無罪盡還舊秩驛召詣行在所連降詔促其行未至以淮上多盜遂知無為軍繼而賊方擾江東漕使朱公異奏知信州張琪踐蹂宣徽制置使權公邦彥奏知徽州而公已老矣遂解印以歸歸六年終于牖下近年郊升卿師古為守屬羅憲端良修新安志有族子館于郡辟端良問公出處本末族子無遠識不能為翁辨誣又不能明翁之功翁之子孫亦不以告端良遂略而不

書然信之功有天子之詔有內翰汪公藻二堂之碑有信州寓公寄客數十人破賊保城詩頌燦然如五緯七宿光芒在天志雖不書未足多恨某嘗執筆隸太史氏石室金匱所藏皆得見其副墨意公姓名必載諸汗青然非特不得立傳徽宗皇帝紀中於公破賊一事不書又求之方臘傳中首敗于信州一節亦不書蓋王甫用事于內既媚公之功而童貫握兵于外又欲自專其功故汝方死賊之節見錄而吾翁破賊之功見遺史臣將無得而書也昔者漢之韓安國唐之郭元振皆凜凜為時名臣而晚節偃蹇困躓而不振然名在冊書千載之



下尚得見其行事而知其為賢翁之智略才氣足以傑  
立於萬夫之上見于小試不見于大用而散烈奇偉如  
此倘翁得志謀謨中朝則其所成就者從可知己不幸  
以無罪為小人所誣以有功為小人所掩重不幸其姓  
名不著于冊書日遠日忘且將無傳于來世某之咨嗟  
痛惜者在此故因次其遺文懇切言之不能已也翁之  
詩大篇春容而力常有餘短章清美而意無不足他文  
亦有典有則皆非苟作識者當能辨之無待某之稱贊  
翁諱琮改諱愈字原道官至朝請大夫職至祕閣修撰  
晚自號北山老人今題其餘文曰二堂先生文集者著

信州保城庇民之功也

綠淨文集序

綠淨文集族伯父萬載承所著也古律詩四十詩頌三  
偈一表箋十有七書二序二述一墓表一樂語一長短  
句一釐為上中下三卷公諱昭德字子輝北山翁長子  
才氣秀邁輔以淹博之學由鄉貢入太學三試南宮始  
中選未及廷對而歿某少時聞諸父皆推公能文然  
不獲見其片言隻字近方于公從孫從之處得詩文一  
帙亦非全書編次篇目如右其漏佚者不可復得矣公  
少從三衢毛達可學其文逼真達可見之擊節稱善今



所編次其詩文皆有典則節奏清越步驟蹀躞而超卓之才秀傑之氣于文字中尚可見其彷彿而某于心有感焉集中所言三二叔者族祖塙東先生也真老者從伯父小雲溪翁也文剴者族伯父鎮江通守冰王老人也方其時王氏為婺源著姓而人物文彩彬彬如此塙東氣豪健自負不薄而老死于布衣公與小雲溪翁又皆早世其年僅及三十北山翁悼公詩有云皎然玉樹照珠林俊逸天才迥不羣天上樓成要作記地中官缺去修文當年暫泊嘗經此今日重來獨念君撥置清尊雙泪落人間此恨豈堪聞烏乎三復此詩云亡之嘆豈

直父子真情宗族中有識者所共也西翁二父某皆不及見唯于冰王老人獲侍杖屨承教誨然捐館舍亦四十有二年矣山川如舊人物皆非此某所以起九原可作之念不覺為之踴睫也

南窓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窓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於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某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露則鬻文以補伏膺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餬其口于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



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唯謹  
執喪苦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  
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  
己子間有悖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  
先太宜人相敬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御臧獲有恩  
意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與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  
某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  
不能編次成書跼天躋地何所逃罪自臨湘解官歸里  
攜遺稿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稿留  
分寧寓居遠不可即致倘更失于倉卒大懼湮沒無傳

何以見先大夫于泉下乃訪于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  
集為一編分若干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取  
分寧所藏本足之

冰玉老人集序

某弱冠時先大夫與諸父唱酬有上元雪詩用崢嶸字  
韻某不揆斐然成一篇綴卷尾有鰲山聳雲尚崢嶸之  
句先大夫為一啟齒轉至諸父靈族伯父鎮江通守見  
之莞爾咲曰上元用鰲山事於押崢嶸韻有意思吾輩  
不如後生忻然談笑忘倦其教誨獎提良厚後四年當  
紹興辛巳先大夫棄諸孤又三年當隆興甲申伯父捐



館又五年乾道己丑其始登科而先大夫與伯父皆不及見其心切切然為恨自己丑距今三十有七年其髮種種而伯父之後亦衣冠零落不振矣每一念至此喟然太息以悲去年其曾孫師楚持畫像來其敬贊之曰不問有無知其為玉石之清不較通塞知其為金石之靜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凜然如生見者起敬文雖不工蓋紀寔也今于族弟夢宣處得家集編次釐為若干卷讀誦其文詩而味其意旨竦然如立乎几杖之間慨然如聞馨歎之聲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於伯父雖歆勿思焉

得而勿思自伯父云亡某雖竊進士第學不加進而曩時為儀曹即因成表諸公頗相稱許追惟所自伯父教誨之力為多今編次遺文不敢無語敬叙其編首曰伯父今人與俱古人與稽內不立城府外不事邊幅故發于詩文易直平淡如行雲流水讀之文從而事順玩之理到而味長與繩削織績以為工者異矣自號冰玉老人故題曰冰玉老人文集若其出處本末某將為小傳以著其詳

樗叟詩集序

樗叟王氏子字至卿于先大夫族孫行也少從先大夫



學其與之友良善先大夫既沒其宦遊四方而至鄉浮  
沈里中挾琴書鬻文以為生其每歸與相見惟話舊論  
文不厭塵俗事一毫不挂牙頰不相見雖千里尺牘問  
寒暄無虛歲及其自中都罷歸而至鄉已亡其子天隲  
哀至鄉詩文釐為若干卷屬其為序至鄉少時意亦欲  
馳騫當世其為文引筆亶亶不休然性簡率胸次無城  
府好莊周書李白歌詩頗自放于酒累試有司不得志  
晚自號樗叟遂弃舉子事業而專于詩雖若不甚經意  
而屬詞精確用韻妥貼他人竟不能也又愈出愈富前  
後無一語一聯相犯詩之大畧如此可傳也至鄉始薄  
有田園不計有無久而貧桑柘數畝茆茨數椽霞之泰  
然不特其詩可傳其人固可尚也故并著于薦首歸諸  
天隲使藏之

送曹成之序

談地理言古如魏管輅晉郭璞唐泓師世不可多見予本  
不曉此亦不甚信此中更憂患三子短命老婦淪謝或  
者歸咎先壟不吉予始惑之自楚東罷歸謀葬亡婦慮  
術者不可信搜集諸家地理書考其本末如入式歌分  
歌指意或可取其言已不雅馴其次銅函記金華經宗  
廟秘訣等書未免溺于一偏不可盡用又其次有所謂



行程記龍子經猥俚士大夫不復可稱說矣古書惟狐首經及郭璞葬書尚存論地理當以是為祖而庸術往往不讀或讀之句讀既誤字音又譌其義則憤然不曉所挾以求售者貪狼巨門星有吉凶紫綬紅旗氣有吉凶青囊飛星壺中放水之類皆變換名目務為庾隱欲使人不可曉者其大要不過變卦生絕五行盛衰而已而專務誑惑流俗縱橫射利陷人于禍患者良多予察見其誕凡登予門者多却而不受同郡曹成之獨不然狐首經郭璞葬書尋龍七星歌覆誦如流其論地吉凶皆有據依非臆說罔人于地理家鐵中錚錚者也然性不肯巽詞色以求容故聽其言者皆不喜術雖精反不如庸術能售予謂此非成之之失聽其言者之誤也諛我者言甘而用其言後必有禍忤我者言苦而用其言後必有福善擇禍福者不以言甘為善言苦為憎斯謂之智矣成之不可謂世無智者堅守其術而不變可也

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



有不可掩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常定  
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  
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取此  
從兄懶翁壯年慨然欲以翰墨自見于世題所居之  
曰鐵硯其學貫穿經史其文自出杼軸不肖蹈襲而終  
以不耦今年老唯誦佛氏書不輟其意若有所悟解而  
不能釋尤喜蒔花卉欲以觀造物者之巧其心樂之不  
厭也出則徜徉里巷間好事者飲以酒即徑醉絕口不  
談世事入則蕭然茆茨之下淡泊無營素嗜詩今亦不  
復吟咏親舊間從索所作乃裒其舊稿凡若干篇以書

來屬為序誦之終編見其語精而意婉如孤桐之琴清  
王之佩節奏鏘然知音者聞之自當屬耳非一人之私  
言也郊島困窮詩誠工語多酸寒且有怨懟翁則不然  
詞氣恬淡而和平不激不戚所得有所存乎詩之外者  
可以為賢矣翁名綱字德維姓王氏晚自號懶翁

祖墓經界公據簿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至炎十世墳墓家皆去家不遠當其  
盛時同居聚而食者五千指以義相保松楸皆百年合  
抱之木無侵犯者至炎六世祖三四府君行義信于一  
鄉稱為長者始聚書教子孫其嫡長孫官至部使者是



為雲溪翁府君歿雲溪兄弟二十有六人析居分書該載祖墳四至內不許伐木作墳造屋違者族人相率聞官治其罪墳必改屋必圻不得以俟良年為詞其約束非不堅明然子孫間有不肖者既不保家又不能持身於是睥睨丘壟而尋斧斤焉而加鋤耨焉甚者書契券而鬻其地焉此炎宿心也天假之年荷祖先遺澤獲登仕版自乾道己丑逮今四十三年九世墳墓剪伐者畊墾者稍獲之鬻而屬他人者稍復之蓋四十三年間日夕往來于心不能釋然今老矣哀集族人田產文書歷考先世墳墓地段等色畝角四至自始祖石門府君而

下畫一開述籍而記之具公牘告於縣大夫印押為照庶幾他日無散佚不可援以為據之患子孫觀此則先世墳墓可指掌而見矣因為之說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去國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也古之人其重墳墓如此而况可尋斧斤乎而况可加鋤耨乎而况可書契券而鬻之乎大抵萬物本乎天人本為祖重墳墓所以重本也重本義也忘本不義也薄于義者祖先不享天道不容鬼神不佑厚于義者祖先享之天道與之鬼神助之視前之失以自戒視後之善以自勉墳墓全矣雖然炎諄諄有言為中



人慮也子孫若有賢者將立身揚名以大其家以顯其先以為九泉之下之光何待予之言也嘉定四年秋七月朝議大夫知湖州軍州事前軍器監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世孫王炎謹序

續九族圖後序

王氏居武溪為婺源望族自唐季迄今三百年相傳十餘世矣族屬鯨衍昭穆不可無序親疎不可無辨曾伯祖雲溪翁嘗為九族圖雲溪翁沒曾叔祖四八府君又別疏本房世次而係其詳府君歿七十年矣而王氏之族枝分派別益以濶遠叙昭穆辨親疎尤宜詳審族姪

大中本雲溪翁所圖而為譜以續系之其間不無脫漏亦百之一二耳更詢訪其脫漏可補也然予觀此圖於心有感焉夫人之所以貴于萬物者為其生而有知而又有義也薄于義則雖兄弟子姪功總之親猶跖人也况其疎者乎厚于義則服屬雖盡逝而上之同所自出皆骨肉之戚也况其親者乎雲溪翁之序有二其前序曰我王氏盛時聚而居者三數百人鳴鼓而後食家之內外井井有條肅如官府此薦于義者之善也其後序言今人視兄弟如仇頌子姪如盜賊以財相妬以事相陷貧不能相保禍不能相扶此薄于義者之惡也讀其



序者由前之善以自勉由後之惡以自儆可也王氏今視昔稍替矣或必有衰廢必有興非特天数亦人事也後有賢者力學以發身明義以睦族一洗風俗衰薄之弊王氏其再興乎吾老矣不及見安知來者之無若人也

### 世系錄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自唐至今十有四世矣曾伯祖雲溪翁始為九族圖叙其世系蓋止于八葉族姪大中乃續為文譜而世系始全矣採掇二書以為王氏世系錄八世以上以雲溪翁之圖為據九世之後按大中所續之譜而書之補綴其一二闕遺是正其一二訛舛所載

詳矣然其間有湮沒不振不能自著其名字者有轉而之他歲月既久不相聞知者無由書之蓋亦詳而未盡也王氏出自太原其傳曰唐左散騎常侍仲舒之後自元和迄于廣明不過百年其傳則猶可信廣明中自歙之黃墩徙家婺源者諱翔是為武口王氏之始祖其所以遷不可知也始祖惟有一子諱延釗是為二代祖也歿于建隆元年有子十人名皆從仁有孫二十四人名皆從文有曾孫五十一人名皆從德二代祖塋於舊居之側其地號三萬林由建隆元年至天聖二年凡二十有五年以義同居者四世闔門三百二十有六人食指



衆產業少不免析居此王氏最盛之時也于是遂為婺源著姓析居之後未幾即有貧不能自業者切意所以析居必有敗羣者廁于其間故其勢聚而必散殆不專為食指之衆產業之少而用度不足也久之丁黃之籍視曩時殆且什百而三萬林東西十里間王氏屋宇相望以才自奮者登科入仕足以顯榮其親而猥下者或至於目不知書以智自將者治生殖產足以豪于鄉縣而困頓者或至于無立錫之地由是捨去不顧為浮屠之徒者有之弃其親戚墳墓徙于他鄉者有之為耕農為舟人為負販之夫以自食其力者有之為百工執藝

事以自食其技者有之甚者不能自立而自儕于奴隸矣夫不以奴隸為羞其人誠不足齒而載于譜牒昭穆可叙苟以奴隸視之古人之待同姓恐不如此然猶有可諉者為其疎也若夫兄弟同產也兄之子若孫同堂而居同爨而食者也可謂親矣或者以財相妒以事相陷至于視兄弟如仇讐顧子姪如盜賊如雲溪翁所嘆息者往往有之四世同居之義埽地矣然則王氏之族或興或替豈得一切諉之于天哉夫仁不忘祖義不遺族古之制也今人不如古久矣善治資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為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



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而推以待其族屬雖不能盡于古義誠能隨其親疎遠近之宜喜則相慶憂則相吊患則相救貧則相恤量吾力所能及而行之不失古人為義之意王氏尚不替也豈惟不替天將相之王氏必興

贈姪彛鄉序

吾族家武口今不如昔其不振久矣蓋自炎登己丑第迄今四十有五年中間德瑩景明二弟預鄉書又二十有四年而未有能振以起者居嘗念此未免仰屋而嘆族姪彛鄉携所作見示老者未免直詞以攻其短迄今

一再作已能融化其半又為釋然而喜今挾琴書往海寧不可無辭以告夫學以師友為重師固吾所當敬友尤當擇勝已者荀卿曰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貌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至言遜而後可與言道之理禮之不恭貌之不從言之不遜師友未必樂告縱或告之亦有懷而不盡此其所欲言者一也夫文以理為主理必講學而後明魯論日宜勤誦子思之中庸孟軻之七篇初讀若甚乎無氣味熟讀之精思之有至味存焉得其旨趣然後發而為文其論必高其文彩必勝不然淺陋之說耳此其所欲言者二也前輩謂讀人文字不當看其



佳處當看其失枝落節處夫失枝落節固文之病學者  
為文病不在此宜自察其病而矯之病在浮冗宜讀文  
之精密者病在卑弱宜讀文之高古者病在生澀宜讀  
文之圓熟者病在氣短宜讀文之逶迤詳緩者欲識文  
之精密當于張文潛求之欲識文之高古當于曾子固  
求之欲識文之圓熟當于蘇子瞻求之欲識文之逶迤  
詳緩當于歐陽永叔求之等而上之漢有董賈唐有韓  
柳可以觸類而推矣觀古人之文識其步驟開合更加  
陶鍊隳括之工豈特可以鼓行場屋哉古人亦人耳未  
有不可學者此其所欲言者三也經曰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志之先立加之以勤何行而不可盡勉之哉



雙溪文集卷之十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著

記

醉經堂記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  
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  
之學也士方未得志取聖人經伏而讀之蓋心乎富貴  
利達也師弟之所討論訓誥之所解釋與夫出于新意  
者例皆求諸言其而以為議論文章升于鄉試于禮部



策于廷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為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說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于言語之外索焉然後為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泰不得志不戚蓋進有以行是道退則有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故非亟于利達者其人明白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于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篤于學儲書于堂榜之曰醉經屬記之以識

其意炎曰是不可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其言淵而微其味淡而不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久歲脩遊息之不誠經之味無能涵泳吸嚙也予知程君訓子弟于學者有本故願為之記因并書其為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于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為彼而強其為此也熟于經而有得于道祿在其中矣

汪端公瀆祠堂記

婺源東九十里曰鱗溪居人惟汪氏一族其始祖曰端公以官稱也唐大中間汪氏自歙徙而來此至今十傳



矣李氏時盜賊蜂起端公以勇略選為三梧將捍禦鄉閭拒賊死之衆慕其義遂立廟鎮旁而鱗溪成恩僧舍亦有祠象在焉鄉人奉事甚嚴春秋祭祀以時歲久廟壞碑仆十世孫叔謀曰廟祠不存則無以揭虔妥靈然立廟重事祠宇弊曷新之于是富者出財壯者効力既訖工來請記炎竊惟汪氏得姓自魯潁州侯始童子汪疇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夫子正色稱之汪氏之名遂踰經史及隋末越國公奄據歙宣杭睦婺六州之民廟事之薦以陰功進爵為王而汪氏由是滋大惟端公之其忠義似童子其智略似越公惜其地偏位下不克

焜耀於時然則生而有勞歿而有靈廟食不絕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故我先提刑雲溪翁及通判何公侃俱記其靈異之跡傳信不誣則端公位雖不登祀典奉以祠廟宜也公諱漬春秋三十二歲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勲至上柱國官至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一子回孫舉族二千餘指餘慶所鍾蓋有所自云

### 逸老堂記

吾邑之東七十里有泉石清潤川谷環美處昔人名之曰小桃源里人詹氏奕世居之近詹氏之秀曰元德又于其間尋幽擇勝青山白雲之地築室數楹號逸老堂



以樂天年使來求予書其扁且曰子并為我記之予亟辭來重而道遠也故覆之曰寓形于覆載中幸而造物者錫以難老則曷日致察焉曰吾老矣氣其益壯乎年高矣德其彌邵乎如氣之索而弗壯也德之棄而弗劭也是不可不致力也雖欲逸其可得乎吾孔子童幼志學進于知命耳順似可已矣而又慮夫吾之所欲豈無喻吾知其心皇皇然曰是吾憂也其時年七十老矣而且若是而遽取于逸哉有莊周氏者習黃帝老子虛無清淨之談遂私其意見筆于其書乃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彼蓋自足其身向也逐逐今也無營向也

波流今也淵靜殆若以勞為可厭逸若可喜者是惡知夫少之勞也未始不逸而老之逸也果何以忽然人之老也蓋亦無可逸之理請嘗言之龐眉皓齒視聽不衰逸也帛足于骸肉足于味逸也子孫繩繩有事服勞逸也逸之道於斯而已矣曰未也玩世味必薄也修人事必盡也造天理必深也役物而不見役于物自得而不待戒于得此真逸也不徒逸其形而能逸其心則斯逸也仁之方也苟至于仁仁者必壽則斯老也不必九轉丹砂而千二百廣成子者與之齊肩矣是以區區蒙莊而何足以知之予知元德賢者敢具予說姑以見輔仁



之義若夫品藻林泉發揮風月未晚也他日登堂則又命子墨相與從事焉

文富軒記

予外家鱗溪二百年其業儒自外伯祖四友先生外祖鱗溪老人始四友至夢老不廢詩書四世矣夢老于居左偏闢便坐為軒設几席列編簡督子弟肄業其間而問名于予予取夫子之言以文富名之客或問其疑曰富亦多術矣田連阡陌倉廩雲翻糶陳積新藏鏹塞屋力農者之富也舟有重載陸有輕賫百萬為貲倍再取利商者之富也業儒為文何富之有哉飢不可用於粟

寒不可用于衣何富之有哉予曉之曰子之言野人之言也予之言先聖之說也學者于斯文考諸經典以廣其見聞參諸師友以辨疑惑其潛蓄于胸中是謂文德形於威儀文之表也發于議論詞章文之華也是文也其孝友用于家斯為家之令子矣其信義用于鄉斯為鄉之善士矣其廉謹用於官斯為州縣之良矣其忠勤用于國斯為朝廷賢臣矣等而上之處三族之位而不為恭受萬鍾之祿而不為溢由此言之富于財者積之而易散用之而易窮富于文者愈積而愈富愈用而愈不竭其富也農商云乎哉客不能荅夢老曰是足記矣



願使子孫佩服而行之予曰諾遂書以為記

東園記

環婺源四境語遊觀之地必以伯傳東園為勝語東園之勝又必以主令賢為重也曩時伯傳從其外大父少卿汪公遊沔鄂少年氣盛意將飲馬瀚海挂弓天山取封侯萬里之外諸公竒其才壯其氣以勇爵縻之然釋儒冠披武非其所好因讀潘安仁閒居賦至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奉太夫人行樂之句喟然嘆曰人生貴適意爾其中誠有所適得志當馳騫于功名不得寧混迹漁樵微官縛人下不足為己榮上不足為親娛吾其歸

哉乃侍魚軒歸里中尋幽擇勝以為招搖游衍之所以悅慈顏而東園卜築權輿於此奉碩人以省壽令終伯傳亦欲彷徨塵垢之外追古高人勝士與之為徒于是日涉成趣而東園之景物亦新予宦遊四方每數年必一歸歸必過東園大抵屢過而屢不同始見之則膏壤曠夷華木猶穉再見之茂密成陰棟宇初立今見之則高之而為臺深之而為沼奧之而為堂顯之而為亭朴不至陋華不至靡目巧意匠所經畫者大備伯傳幅巾野服蕭然于其中華光竹翠足以侑獻酌溪風山月足以供吟嘯客或叩門必倒屣不厭擊鮮灑酒捉麈談



不倦也然和不忤物而清不媚俗誇者狗權不窺其藩  
貪者競利不入其庭亦足以全天下之至樂矣夫動靜  
殊途喧寂異地軒冕之榮丘園之適難兼矣杜子之浣  
花王摩詰之輞川李文饒之平泉其景物非不佳也浣  
花有詩輞川有圖平泉有誓三君子情懷所寄非戀戀  
於是然至暮年流離顛沛不能一日稅駕以反伯傳面  
城市而屏跡山林投簪紱而甘心于裘褐舍紛華而玩  
意于閑曠東園之勝居之而安以此較彼所得孰為多  
耶余老矣隨牒轉徙近三十年求田問舍謀之不早見  
伯傳每有媿色伯傳乃求余文為記遂記之不復以文  
之不腆為辭云

雙溪園記

婺源縣治東十有五里雙溪匯為一潭潭西北樊之以  
蓊竹木王氏叟晦叔遊衍之地也題其門曰雙溪之園  
入門有屋前軒而後俯松露滴瀝竹風蕭爽杖屨徜徉  
可以自適其適命曰識分之堂堂之左有菴修廣十有  
二肘覆以椽欄山行罷於此少休命曰息肩之菴菴左  
敗屋數椽撤而新之中設一榻几有周易一卷壁間挂  
一白拂一古琴燕坐無事時玩三聖微言倦則曲肱而  
卧命曰巢安之寮堂之背負山為亭前種雜花數種花



開時白酒一杯悠然自酌山鳥嘯歌為我所喜心境和  
曠無憂可消命曰留春自此循麓委折而上至山楸雙  
溪交流千山競秀使人目不得瞬命曰畫筇北行高岡  
至絕頂四顧豁然命曰一覽下有松坡有茗塢有蓮塘  
可着亭榭三四俸餘已竭未能鳩工画筇南下俯寒潭  
聽鳴瀨夜靜上下空濶與月相宜于是築翫月之臺臺  
之下以其隙地蒔雜藥種素芋于是結灌畦之廬廬之  
外篠簜蔚然潭水如玻璃盆限以樵牧之逕乃跨逕為  
橋入竹間竹水生風可以却暑于是置枕流之石雙溪  
之境大略如此客或曰公摘池上篇中語名堂若菴若

寮意欲自擬於白傅乎彼為近臣為宮師公不如其達  
也東皋所入一歲千斛公不如其富也取進士賢良兩  
科以寸稱為天子諫官以直聞篇章膾炙傳誦于幽閨  
婦女草屣兒童之口而外達夷裔公不如其名垂世文  
行遠也甲第在觚稜側池臺之勝聞于京師公于荒山  
野水間有園數畝不如其居之麗也樊素小蠻能歌善  
舞飲酣樂作繼以霓裳之奏公雖黃頭之奴赤脚之婢  
且無之歌舞管弦復何如其處之樂也引以自比將為  
人嗤晦叔曰吾視白公不如者六而勝之者三白公生  
以龜自隨沒以姪孫為嗣吾有子有孫時溫清奉烝



嘗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棲心禪梵自謂安閒暮年得  
風緩之疾遣蠻素二姬意復悽愴吾雖多病行步未偃  
倭耳目未昏矚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七十有六而終  
吾今七十有四若室嗜慾以養精息思慮以養神薄滋  
味以養氣骸未遽溘先朝露視我孰愈曰勝之然則有  
無相方無愧也窮達貧富得喪毀譽皆身外事何較焉  
客退因識其說又系之曰吾歛中一布衣諸生耳携書  
一束干進于有司既仕不敢一日捨書不觀學雖不及  
古人文雖不過今人前輩頗相許可得于人者多矣少  
時家立四壁宦遊四十餘年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得于

上者多矣同登第者十不一存同改秩者五不一存同  
升兩學遊三館者亦多入鬼錄吾幸無恙得于天者多  
矣上焉不能自拔于俗以為高下焉不能自媚于世以  
為容既老退為清時幸民一丘一壑專而有之他尚何  
求夫壯則宜出老則宜退處理然也出不勞無以立事  
處不逸無以存身亦理然也吾將返鎖門關不與物接  
以養顏齡挾爭氣好臧否者不可入吾門尚勢利計有  
無者不可登吾堂好散名矜才智者不可入吾菴論文  
字談世事者不可入吾寮有踰此言山靈將以俗誚溪  
神將為愚羞戒之哉



雙溪文集卷之十

雙溪文集卷之十一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著

書

見程司業

比至都下蓋浹旬矣一介之賤仰視朝廷之大夫公卿  
非介紹則無自而前惟鄉邦之先達則庶幾乎可以進  
於庭蓋其足迹固嘗屢至於執事之門驚顧却走而不  
敢遽入竊惟古之為士者將欲進趨於長且貴者之前  
則必有贄以自將其誠故不懼猖狂之罪而自薦其區



區蓋嘗聞之天下之勢已高則物下高者不可及下者不可攀天下之定理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聖人固無勝物之心也不求勝之則不求小之而能以不小焉則是其勢之莫吾抗也聖人知天下之莫吾抗是故返顧其一己之道見其尊而畏其不傳是以未嘗絕天下之求天下之人自愚不肖等而上之為士為賢為聖人其別有四而聖居其極賢者次之為士者又次之愚不肖斯下矣愚不肖人情所甚不欲也而不能免焉則於聖人之道必且絕望於其心其愚者曰吾惟智不足也而聖人則曰是何害於明者丁寧而詔之烏知其不足以有見也其不肖者曰吾惟力不足也而聖人則曰是何害於敏者徐徐而進之烏知其不足以有行也李翱皇甫湜之不能幾乎韓愈也侯苞之不能幾乎揚雄也公孫丑萬章之不能幾乎孟軻也固也而終身得以自托於其門曰韓曰揚曰孟非固卑其道以徇人也其道則未嘗不高其心則未嘗自高蓋其術固自夫子傳之矣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得夫子之道而深者曰顏淵而止爾曰曾參而止爾顏曾之賢固不可以多得也天下之愚不肖者不足以道授之而可以授之者又難乎其然則夫子



之道其何以傳嗟夫秘其道而不以傳天下且議聖人  
以為吝傳其道而不能廣天下又議聖人以為私吝則  
學者無所望而不敢求私則學者苦其難而不肯求天  
下皆無求於聖人則亦何貴于聖人其無所貴于聖人  
也聖人不恤也而道之不傳聖人能自己于心乎吾決  
知其不能也貨殖之賜短喪之予學稼學圃之選其見  
陋而非達其說甚鄙而不足觀而其有求於夫子也夫  
子未嘗絕之不絕其求故不拒其來夫子懼門人不知  
其心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其為顏淵  
曾參也非夫子之厚之也其不能為顏淵曾參而為賜

予之徒也非夫子之薄之也夫子之心存則夫子之道  
存曰孟曰揚曰韓吾以其道望之矣以其心而許之矣  
士非生乎其世非見乎其人而皆知其為孟為韓者為  
其以道而傳於天下也生斯世也見斯人也可以自託  
於其門逆謂不以其道授之也奚可哉不能傳之以其  
道是天下無聖賢天下何嘗無聖賢昔者歐陽子以古  
學先天下而南豐之曾眉山之蘇在其門天下皆曰歐  
陽子即韓子也蘇子以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張淮海  
之秦濟北之晁在其門天下又皆曰蘇子即歐陽子也  
夫天下之士惟其來之廣也故所得者多二君子之門



來者固無絕法也是故天下之英材皆在焉必曰如是  
四五人者而後獲進於其門則天下之後學固將掃迹  
於先進之庭何者此固有以絕之也執事之名滿天下  
天下皆曰今日之程子即前日之歐陽子蘇子也炎也  
不佞或可以自託於程子之門而附名於不朽其道之  
深者雖未敢與聞而其淺者願有承於議論之餘子游  
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噫言游過矣蓋非其離本末以為  
二也君子之於道其趨必有途其進必有階其歸必有  
地無所趨何以進無所進何以歸趨者其明也進者其  
行也而歸者其至也其至則為學之力其明其行則為  
教之功執事幸恕其狂而與之所以請益所以質疑則  
非書之所能盡言執事幸勿罪其瀆而許之干冒師嚴  
不勝戰越

見洪宰

炎所居去邑僅十里而近閣下視事既一載而炎通名  
於閣吏者僅一再以為賢令尹不可干以私而炎亦無  
所事乎私謁至於僕僕然拜伏以為恭苛禮也閣下於  
炎乎無責焉是故其進也踈雖然抑嘗聞之凡事可以  
誦言而無怍者則為公炎也不敢謁以其私今將有公



事情義至切有不容默者閣下幸而垂聽炎請言其詳夫王氏家於婺源之武水者逾十世而炎一房獨困弱不能振田土之存者無幾而自高曾以下其墳墓皆為強力所奪百年之木縱尋斧焉以為材未拱把者亦剪焉而薪蒸之環其地加鋤耨以為桑麻菽麥之町畦塊然孤塚殆將剗而夷之矣嗟乎人誰無祖其害乃是酷也過其下使人痛心墮睫不能止退而太息以思為之切齒不平然隱忍不發者私心蓋有待也故至於今後愬蓋不可不愬者凡三而可畏者亦三所可恃則一夫為人子孫其祖考墳墓殘毀於他人之手陰拱而不誰

何是忘本也忘本則不義不義則不祥此不可不愬者一也舉宗伯叔父暨群從昆弟衆矣而逼於飢寒者過半炎始竊一第皆交相賀曰祖考尚有靈也哉繼自今墳墓必可以完今三年矣而攘奪如初故宗族又以是來責此不可不愬者二也死者其無知乎則已矣如有知固曰待子孫之能自立者雪耻焉不然地下之目必不瞑此不可不愬者三也不可不愬者三然且不敢愬故曰可畏者亦三畏浮議畏仇怨畏訟而不勝何也訟非可已之事也彼囂囂者不知其故必以為喜訟鄉黨自好者不為而炎肯為之乎不為何可受此名故曰畏



浮議犯強有力者之鋒與之爭一旦之是非其力孤其為敵者衆是禍之招也故曰畏仇怨雖然古語有之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則浮議可畏尚可以無畏無故而搏犬賁育有難色刺虎以救其親怯者奮臂而直前則仇怨可畏亦可以無畏所可畏者其惟訟而不勝矣乎有不平而訟以求直也一訟之不勝再訟之又不可則終身氣塞而止矣故隱忍而不發者為是故也至於今而後敢愬蓋亦有所恃而一發之閣下剛不可犯明不可欺而將之以公老胥黠吏不得一搖手弄法而強宗豪族皆惕息竄伏不敢動凡事之屈有閱數令尹不

能直者一旦而伸矣之所恃者在此故敢訟而無疑蓋嘗觀春秋至於長大之兼小弱者如取根牟取邾取鄆聖人皆直書不諱特書屢書不以殺不以侵不以伐而以取為文者志其奪之易也奪者可怒見奪者可矜使聖人行王法以正其罪其地必有歸矣晉實據虎牢春秋以鄭書楚實兼彭城春秋以宋書吁春秋之旨蓋於是焉表微閣下執古經義以佐律斷獄飭法必權其是非曲直之平矣得其所恃不見其所畏求直夫不可不愬之事向之隱忍不發也非緩而今之決於訟也非狠然理之所在寧過乎不敢毋過乎敢寧詳熟審慮於初



毋徒悔於其終矣猶慮閣下未審己之情如其切而不平者如是其甚也故將訟於庭而先言其詳且矣以為天下之士弱則易振弱則難立積弱則難立也滋甚何者勢不便而氣先索也矣固備嘗險難矣強有力者嘗陽擠而陰中之至於今日方痛定不敢忘亦不敢報氣之索久矣恃閣下之明之剛之公而釋其畏心閣下幸而留聽豈特與宗族舉手加額以無忘閣下之德九原如有知也或者其猶結草以報焉

見張南軒書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節之也矣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數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其不肖之名聞於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為信以炎為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為學問而非敢以他求也矣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



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為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見其奧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孟子之後漢有楊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為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為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顰亦增其醜而已惟以文章求道故為之說曰易竒而詩葩盤詰聾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而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

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而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辯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臯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而得之教君子者為聖為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炎友而求之心索之思茫然其未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為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自



有以得之有所傳者學之力而自得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為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自有以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也而已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於其所見毫釐有所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瞶瞶乎炎為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養其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為吏雖不



敢一日舍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絕法先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為贄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學者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戰懼

見林鄂州

炎聞物無必貴亦無必賤荆山之玉天下之至貴也而方其未有所遇也獻之者三刑其足不龜手之藥天下之至賤也而及其有所遇也用之者裂地而封物之貴賤無定如此炎推求其故而為之太息以悲夫天下之士誰肯甘心於無聞然不幸而無所遇則困於布衣沈於下寮卒與草木俱腐者不可勝計幸而有所遇則策足於青雲之上取富貴立功名者千百人之中不能一二也嗟夫士欲有聞於當世識可謂難也已炎生十五年而學為文三十二年而僅登進士之科犬馬之齒四十而蹭蹬於九品之賤激昂之氣已衰飛騰之念已絕



矣天假之幸獲趨走於明公之門不惟奉令承教可以  
免罪又辱矜怜而獎提之炎之始望本不及此夫木落  
故榮水涸故溢日虧故生蟲蟄故伸天下之理得失相  
乘窮通相因損益相推炎之不才自知無以求知於當  
世之君子於無所僥倖覬覦之中而遇明公人所賤而  
肯貴之人所棄而肯收之豈不龜手之藥或可以裂地  
而不止於泝泝統耶貴賤炎之終身而可否在明公之  
片言隻字炎不敢不言亦不敢瀆也雁之不鳴則不才  
而金之踴躍自言則不祥不言則是不鳴也言之之瀆  
則是踴躍也明公必有以處此矣雜文一篇因以為贄

非敢以為文冒干台嚴不勝恐慄

上林鄂州書

炎一介書生始出而從仕獲居屬吏之末無半面之識  
無游談之援無葭莩之助無左右之先容明公察其  
臨事不苟而信其嚴謹無他取其寸長而畧其所短降  
辭色以待之無以異於哲父察兄之愛其子弟古人所  
謂知己者不過是也雖然士之遇知己也固難而不負  
知己者尤難炎退而深思熟慮求可獻其區區之誠者  
而未有以藉口今有所聞於道路之言亦不敢默抑嘗  
聞之不可言而言謂之妄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妄非



也隱亦非也何者有所隱則不忠矣荷明公知而愛之豈可不忠於下執事事有利害關於民而出於明公之所專行者不揆愚戇輒有所言不識明公肯恕其狂而聽之乎且天下之事不過利害兩端而已矣有利則行有害則止天下莫不知其然惟利害之相半者不可不審也自紹興中經界之法一行而江浙閩蜀之地寸量尺度無有隱漏惟江右之田屢經兵火蕩為瓦礫之場鞠為草萊荆棘之墟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人煙幾絕故經界之法不行焉比年以來朝廷寬恤州縣招誘四方之流移者稍稍聚集而疆畝漸修然民之占田者往往

廣作四至侵耕冒佃故租賦不均而爭訟不息明公蓋憂民之不能無擾也故以請諸朝立為三月之期而使民自陳占田之多而不自陳而不實不盡則告者得田浮浪之而告焉不得田而得賞矣以為明公之意本以利民而求息詞訟然詞訟未必遽息也竊聞閭巷誹誹之議皆曰使民違期而不陳彼且以不陳告之先期而自陳彼且以不實不盡告之夫民雖自陳而有不實不盡者蓋湖右之地既未嘗方量凡佃田者只以十分紐計為畝炎未知明公欲民自陳之實之盡者必以六十步為角四角為畝歟抑亦只紐計分数多增



苗役歟夫苟止於紐計分數多增苗役則凡自陳者若用畝角打量隱漏尤多告訐者得藉以為辭官吏亦無由可絕其辭也若必積步為角積角為畝則去年看定葉承議所請已曾行下謂方量之法恐致括責騷擾不可施行今欲遽用步角打量民田則與行經界之法何異哉必不得已使民依方量之例有十畝之田必以十畝自陳有百畝之田必以百畝自陳而後欲告者無所容其喙切恐民有所甚不堪也夫田野之利病惟出入於田野者能知其詳且今占田之廣大抵其初斬荆棘剪草萊而耕之固有以數十畝為一畝者雖接次自陳

然猶以數畝為一畝者本欲誘民使耕故寧捐閑地以之而不欲較賦役之多寡然每畝所輸於官者役錢以四百八十文為率苗米以一斗為率而計其所得於田者膏腴之田一畝收穀三斛下等之田一畝二斛若有田不能自耕佃客稅而耕之者每畝所得一斛一斗而已有牛具糧種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一斗無牛具糧種者則又減一分也且以三斗計之秋熟之時糶穀一斛得錢二百五十文是二斛之穀方能辦一畝役錢餘有一斛用以輸米一斗凡諸色費用皆取辦於是若以四角為畝每畝所收盡以輸納猶不能足况下等所收不多佃客耕之者其入猶少民何



以堪其責哉大抵湖右之田與江浙閩中不同雖有陸地不桑不麻不蠶不績而卒歲之計惟仰給於田緣其地廣人稀故耕之不力種之不時已種而不耘已耘而不糞梯稗苗稼雜然而生故所藝者廣而所收者薄豐年樂歲僅可以給一或不登民且狼顧非江浙閩中之比也今江浙閩中之田每畝所納役錢不過三十四文所納苗米不過二三升而已未有納役錢五百苗米一斗者則湖右之民占田雖廣亦一畝供數畝之稅矣曰江浙閩中苗役雖輕然有秋夏稅絹與折帛茶租錢及豆草之屬至於絲絹紬布隨其土產之所有者

所輸其數不鮮也是則然矣然江浙閩中能畊之人多可畊之地少率皆竭力於農每畝所收者大約倍於湖右之田又入其秋熟而收新陳之交而糶所得緡錢較之湖右則又數倍矣兼其人既勤於本業必蠶必績故所輸雖多而民力可辦是未可以一律齊也然炎世家於徽江東人也竊見比年中產之家困於輸賦之難舉債鬻產以應縣官之期限者十室而五在彼猶有所不堪則此土之人不少有以優之不可也夫御久安之民者其法猶可嚴撫新集之衆者其令不可急何者寬之則聚而急之則散故也向也惟患地之不闢民之不



集故誘之使至今也畊墾猶未徧則責其占田之多而  
開告許之門民其能無觖望乎夫浮浪之人游手而不  
生業無賴而喜訟平時惟恐無以挾持良民之長短今  
明告之曰我許爾告人占田之多者爾能告吾以賞與  
爾又明告之曰所得之賞凡百緡夫許人之罪而已獲  
厚利彼何憚而不告哉是官之所得者不多而被其擾  
有不勝言者矣或者必曰使民有田者自陳以實雖喜  
訟之徒亦不能告也是不然今使人有百畝之田必以  
百畝自陳而後實以九十九畝自陳謂之不實不盡可  
也則可告者連墻接屋矣如盡其實以自陳民力不堪  
逃者必衆自陳必實因人之告藉其田而歸之官苗後  
既重誰復承佃已墾之田一二年又復荒而不耕則是  
自陳不實所以長告許之風自陳必實又以致逃移之  
患二者均有害也炎以謂若欲優厚於民則往年李顯  
謨所請之說為善準乾德四年詔書誘民開耕已耕之  
田更不通檢夫寧使官之所入者少而不使民棄田而  
不耕故曰此優厚於民之說也若欲斟酌其中而處之  
則去年戶部看定胡知軍所請之說為善凡民田之荒  
者立限一年如一年之外猶荒而不耕許人陳請仍不  
許請已耕熟田夫熟田雖多而不問荒田不耕而可奪



故曰此斟酌其中之說也若欲盡其詳則莫若盡行方  
量而以分數從輕起稅夫方量則均均則詞訟可息以  
分數從輕起稅則民不告病民不告病則安其業而不  
致於流移故曰此盡其詳之說也雖然前之二說在明  
公既不可以復行而後之說在明公亦未可以遽議幸  
而明公之敷奏欲民自陳畝角而未曾該稅打量災有  
二策敢以為獻其一乞明出榜文行下諸縣詳喻民以  
自陳之說凡隱匿之多者則十畝之田使之再增十畝  
百畝之田使之再增百畝如隱匿之少者則十畝之田  
使之再增五畝百畝之田使之再增五十畝

崇陽通城  
蒲圻大率

如此他縣可增  
益者不能盡知所陳已及此數雖有告者却而不受則  
民有所恃賴矣其一欲使民自計在戶之所收之數若  
干田鄰保明同共罪罰自陳於官令佐總其一縣之大  
數以均敷其租於舊額之外而倍增之則公家固有所  
益矣不必待奸民之告許也然增田之策不能無欺其  
事簡而易行均稅之策可以無偏其事繁而難舉更在  
明公擇而用其一說不然寬其限期兼是說以喻民使  
之各從其便而行焉則可矣捨是非特長告許之風致  
流移之患也以崇陽一縣言之又甚可慮者聞之土人  
曩昔人煙斷絕荆棘彌望暴客嘯呼出沒於其間白晝



操戈殺人掠取財物縣官吏非特熟視而不敢誰何且  
惴惴焉不能自保紹興末有鄭提幹者來治是邑始置  
鎗手防護數與賊鬪無慮殺數十人自是盜賊之蹤稍  
絕然所謂鎗手者多流徒而至者也今一旦窘於賦役  
且散而他之則道途鄉路不能無枹鼓之儆也災之愚  
何足以謀事然荷明公知而愛之是以馳心於門下懷  
不能已輒有所言不然以屬吏之卑望專城之重兢兢  
焉奉令承教猶恐有咎豈敢若是喋喋哉干犯台嚴無  
所逃臯

見劉司業

災聞為下能緩於求知為上能急於求士則踈賤者  
不見遺而所謂賢且才者皆可以聞於當世自夫上之  
求士也畧而下之求知也重夫然後貴賤之交始離而  
不合士之湮沒老死而無聞者始衆蓋當今之世爵祿  
通顯而號為當路之貴人者其自處甚高而微官小吏  
之事之者趨走於門廡之下偃僂而升堂屏息拱手而  
却立其勢若不可聆其謦欬之音而得其一顧間有預  
使令蒙薦寵者問其所自則宦學之舊也姻黨之私也  
權要之請求也苟無是其見遺也必矣故夫布衣寒士  
孤立而無援者學而仕仕而求達也實難幸其自知之



明自信之堅則寧不達而止爾不肯撓而為非自知之  
不明自信之不堅則相率而為躁競苟可以媒身者無  
所不為而恬靜剛介有守之士不以為僻則以為拙矣  
家有拱壁其直千金韞匱而藏之扣人之門而願鬻則  
其物必賤士誠顧其中而稍有所挾豈其果於自輕其  
身不知進退去就之有義窮通之有命也而逐逐焉舍  
己以徇人則其人之賢否不問可知矣炎新安之賤士  
也留落湖外于今二年其仕不居人之先其齒不居人  
之後固不為自知之明自信之堅者第惟其至愚不肖  
無以求知於當世也是故進則不敢有僥倖之心退處

其賤而安焉明公持節鼎來未踰時也而道路往來者  
之言曰今之君子是是非非見惡必怒聞善必喜未  
有如明公之別白無疑也炎方以未得進見於堂下為  
恨繼又聞之太守林侯通守趙侯忘炎之用用而以其  
姓名聞於執事明公不待識其面目而以二侯之言為  
信遂有意於收錄之甚矣明公急於求士殆不啻在下  
者急於求知也然炎於此有所甚喜而繼之以懼夫明  
公居今之世不徇今之俗其學足以明天下之至正其  
氣足以全天下之至剛其節足以守天下之至直後進  
之士尊而仰之如泰山喬嶽惟恐不獲附託於門墻炎



獨何為者未及拱揖拜伏於前明公乃欲一舉手而振之泥塗之中此天下之至幸也豈特炎以為喜僚友交游實為炎喜之雖然明公部使者之尊廉訪一路此天子耳目之寄也有所可否好惡所以示天下之公豈其一介無聞之士獨私喜之而私與之其與之也則必有以望之也而炎也為貧而仕携其孥以就斗斗之粟其計本以糊口而其愚且不肖無所堪用也明公有以望之而炎無以應固懼夫見與之亟其不免於見棄之驟矣雖然此小人之過計也君子之於人也待之恕而不嚴苟嚴矣其望之者厚而責之者重人始病夫為善之

難而至於自棄君子惜其自棄也故待之者恕則望之者輕而責之者不詳其可用也則用之其未可用而可教也姑教之炎以為士之自立於世而著見於不朽者有三其上以德其次以功又其次以言有德賢者之事有功才者之事也既不能賢又不能才其身未寒其名先沒矣故嘗畢力於區區之空言而其文之鄙陋近不可以行於今遠不可以傳於後者則無師法之病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是故奔命以來齋心而有請也幸明公授以規矩而使之守之非明公之不遺微賤則炎隨群而進逐隊而趨而已矣不



敢若是瀆也干冒威嚴無所逃罪惟執事者貸之

上劉司業書

炎嘗聞富貴則安榮貧賤則困苦其勢然也人情不甚相遠誰不欲釋其所困苦者而趨其所樂榮者然自一命之士等而上之以至於天子之宰輔其為富貴始極而天子之宰輔天下之人豈敢有躡等而進居其位聖賢以為使人仰視其上之富貴而不以為過俯顧其身之貧賤而不以為歎不可無以節其情之逐逐也故明義命之說以示天下曰可則求不可則止量已而已不僥倖以爭其所欲者義也求之有道矣而得與不得特

未定也得與不得未定雖智力無可施焉者命也士誠安於義命初其未達也亦徐徐云爾於中無躁心其卒於不達亦悠悠云爾於中無怨心自夫義命之說不明於天下而後世士之羞貧賤而苟富貴者不可復禁甚矣夫風俗之弊也今世之士自其為學之初取古人紙上之陳言手抄而口誦其身之所營其心之所思無非為利達計耳試於有司幸而在選則其求進之心愈亟然朝廷之法必用舉士三人而後許其關陞既關陞矣又用舉士五人而後許其改官自改官而上其階秩始可以歲月積久而得之則夫未脫於選人者固以舉士



為重也所重在此則所急在此患其求之不得也於是  
有諛辭諂說以為說遇事詭隨以為容求諸公貴人之  
書以為之推輓談義命於今日人不掩口而笑其迂者  
幾希而聖賢之教芻狗矣且夫薦舉之法本以搜羅天  
下淹滯之才及其既弊士不安於義命而惟苟得之為  
貴故其姓名之登於奏牘者固雜出於賢不肖能鄙之  
間必賢者能得之則人無凱覩自夫雜出於賢不肖能  
鄙之間有所謂尋常庸流者亦幸而獲進無惑乎士之  
不安於義命而亟於有求也士誠居山林事枯槁長往  
高蹈而不返其亦可以無求矣一出而從仕欲少伸其

所懷則不能袖手緘口而無求此炎所以猶有望於明  
公也且炎之不才容貌不足以動人而言語不足以自  
文其甘心於貧賤久矣天假之幸明公不棄其不才而  
許其趨走於馮茵之側瞻望顏色粹然以溫聽教誨之  
言清明和緩而不怒則炎之有求誠未可以不安義命  
自疑也明公閱人見其眉睫而知其肺肝炎之可取而  
不棄與夫可棄而勿取無以逃執事者之照察矣然非  
飾其不腆之辭則無以自見其區區之情惟明公不以  
為不安於義命而矜之幸甚干冒台嚴不寒而慄

上蘇郎中



炎嘗謂學而欲仕仕而欲達天下之情一也然達者常少不達者常衆則亦有由矣韓淮陰國士也不過蕭相國則終身一都尉耳張柬之竒才也不過狄良公則終身一司馬耳士之沉浮於下寮者雖當世之豪傑且不能自奮况碌碌而無竒者乎故掃門以見相君執御以事先達非躁且諛也刮磨滌濯借之聲光其勢故有待也即中用心之公如權衡用智之明如止水士非賢且才者雖有竿牘之薦葭莩之援牙頰之助未始一舉手而引之則固嚴於所取矣雖然即中家世之光融人物之後偉進者望之如龍門此炎之不肖所以亦起掃門

執轡之念也且炎新安賤士也挹英風聞高誼願自託者有日矣備員侯泮而玉節之光實照臨之此天畀以幸會也然炎承乏垂及一年方其始至望即中之顏色淵然而靜辭氣肅然而簡退而思之曰是上下之情未通也欲有請焉而未可既數月顏色凜然而嚴辭氣愀然而厲退而思之曰惟其不才而取棄也欲有請焉而不敢比者望即中顏色盎然以和辭氣雍然以樂退而自喜曰是可以言其私矣夫今不言是自棄也抑又聞之龍泉太阿之劔天下之利器也方其埋於牢屋之下曾頑鐵之不若也一旦雷張二人者知之則騰而為紫



氣變而為蛟龍世皆驚然人之有所遇猶夫物之有所  
遭也即中其進之歟則災命之通也其棄之歟則災命  
之窮也通窮之占決於今日不言則無以自見多言則  
瀆矣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上王右司

災聞六經載事之簡嚴而用法之精密者莫過於春秋  
春秋於城一邑築一臺作一觀新一廡無不謹而書之  
僖公賢君也在位三十二年雖新作南門亦筆之以示  
貶以為有國者當惜民力節財用也至於泮宮弊而修  
之春秋無見焉則無譏乎爾矣不惟無譏魯頌四篇皆

美僖公而泮宮之詩居一焉非不役民力費財用也無  
譏於春秋而有美於頌何也天子之學曰辟雍群天下  
之士而教之諸侯之學曰泮宮群一國之士而教之故  
學校者人才所從出風俗所從始也學校之廢則無以  
養人才厚風俗故青矜之譏見於鄭風而泮宮之美著  
於魯頌今之州郡古諸侯國也郡有校宮即侯國之泮  
宮也潭衡湘會府也使節帥符蒞政焉其學校宜崇麗  
顯敞始足以稱价蕃之體今為屋數百楹養士溢百人  
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師生之廬寢以頽剝炎以為此  
臺府所宜垂意也或曰今之學校文具爾非實能養人



才厚風俗也方州縣用度告乏而又工於學校其事緩而不切其言亦迂而不足知時矣炎竊以為未然夫因其弊而修之其為費尚輕也少緩歲月俟其大壞則必當更造大壞而不更造以會府之學校而鞠為荆榛不可也必更造之其費視今數倍矣此不可不修者一也道宮佛屋其徒竭為之丹堊相照而先聖之居熟視其弊不過而問焉可乎且先聖所為尊於萬世者固不在乎屋宇之闕麗然上漏下濕生徒肄業者無以庇風雨焉則青衿散矣此不可不修者二也夫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不可不存教養之法雖壞而學宮豈得聽其自

壞哉其舉郡文學未必人人不能訓導也諸生未必人人不能率教也葺屋廬以待之則養人才厚風俗者此意尚存其不可不修者三也且所修之費嘗試計之矣畧葺之度用千緡加工焉其費當倍於是臺府有意為之其事亦無甚難者炎寒鄉晚出家世中衰為貧而仕默默在此一年矣右司持節鼎來炎旅進退於屬吏之中辱降辭色眷予之是以敢有所請惟少垂頃刻之暇察其區區之懷而恕其喋喋之罪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流汗無地

上盧岳州



炎近蒙使府差人索前官任內舊欠錢物自惟下邑屬吏升沉去留有福有禍皆在判府願指豈敢不敬以承命惟其窮乏之甚無所從出是以詳悉申稟乞賜蠲除方懼以螳螂之臂抗隆車之轍得罪無疑乃蒙頒賜誨劄封示使牒仰見薰慈待御之厚然尚未賜蠲免炎是以不懼再三冒瀆之罪猶欲有所開陳更乞少霽威嚴以終其說炎竊謂州府財用必取之邑邑之財用必取之民上有所取下所不可辭也然臨湘財用則無所從出何也夏秋租稅縣下所謂常賦也而臨湘不然夏料有錢秋料有米一文一粒以上竝赴使州交納無常賦

可催無竒零可取無羨餘可得無滲漏可察財用無所從出一也酒榷正稅縣下所謂生財之源也而臨湘不然一市百家無千金之肆一鄉千戶無百鍾之藏既無交易商旅不來况又阻以團山窖港二度客旅出於管下者東自鴨欄西自道仁磯取捷以行不入縣門所收稅錢每日不過數百至一緡極矣榷酒之利除米麴柴水之外每日不過得數緡之息爾則財用無所從出者二也除此二者既無所從出其他如漁湖之利可以供泛漲之定數此則華容之所有而臨湘之所無也如茶山之利可以補經總制錢之失額此則平江之所有而



臨湘之所無也不免因詞訟乞丐錢物以充月解而臨  
相民訟又且至少固終日坐於庭而無一紙牒訴者  
偶然有之分決曲直遂乞錢物身為長吏官號親民職  
當撫字而自蚤至夕汲汲然惟以乞覓錢物為事如何  
等舉措哉上有戾於法下有愧於民中有歎於心災所  
以亟欲求去者蓋為此也况入四月以後江水泛漲商  
旅不行農桑之務民在田野縣市寂然謂之荒月於匱  
乏之中又最匱乏之時而責其補解舊欠則其勢尤難  
幸遇判府萬間之庇汗顏苟祿其罪多矣月解現在無  
欠災也何能皆判府覆護之賜也然究心趣辦亦已不  
遺餘力矣而責前官之舊欠若之何而承命哉譬如尪  
羸之人荷擔而趨方以顛沛隕獲為憂而又曰其力未  
盡也必使之身負百鈞日趨百里則折骨絕筋而死矣  
且據使府行下所欠者千緡更除豁權官任內所支俸  
錢所欠亦止五六百緡爾在使府得此未必大有所益  
在陋邑辦此則不啻如挾山趨海之難也在使府蠲此  
未必甚有所損在陋邑免此則不翅如尪羸之人一旦  
獲釋重負也再三違使府之命當受誅譴然苟且承命  
他日決無以應則亦終不免於得罪是以首鼠於依違  
之間卒以吐其情而告也且縣庫之錢公家之物也分



文以上悉留以申解歸府為長吏者第視簿書守管鑰焉爾若其有餘不肯申解即其意謂何今方旦夕憂慮以不足為患非有餘而儲蓄之也夫順之則喜違之則怒者世俗之情也順之不喜違之不怒惟其是而已矣此大賢君子之心也災是以無畏懼而一言之如蒙大造特賜蠲免非特災之幸亦一邑之幸也况判府之入覲有期矣敷奏之間必及荆湖之利害為聖天子極言之使無名之科敷或如江陵一州派之人戶或如鄂渚一州責之酒稅而科罰獻助之說不行焉豈惟臨湘一邑之幸乃一州四邑無窮之福也干犯威嚴罪不可恕

不勝戰慄

上劉岳州

災嘗謂君子畏義中人畏法小人犯法而趨利天下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故為國者不可廢法所以禁其趨利而道其畏義君相立法者也內則御史外則監司行法者也郡守奉法以治其屬縣令奉法以撫其民民微矣與令最親去郡守遠去監司又遠去朝廷則又大遠令賢歟則法存而民安是為國培護其根本也不賢歟則法廢而民擾是為國戕其根本也天下之為令者不能皆賢然違法不顧惟岳州四縣為甚就四縣言之



惟臨湘尤甚和糴上供米實無價錢湖北一路皆然無議焉可也詞狀到官則買紙印書耕牛倒死則納網解錢此持其小小者爾無議焉可也其他違法者殆不可屢數詞訟已畢獻助版帳錢一也報役已滿獻助版帳錢二也牙僧里正攬戶給價值之半歲買聖節錢三也公用里正攬戶僧寺歲敷煮酒錢四也僧寺師巫月納醋錢五也屠戶科買聖節猪羊給價值之半六也四時祭祀猪羊亦給價值之半七也冬至節儀不給價錢獵戶名下科敷麂鹿八也知通以下公用里正名下科絹工匠名下科漆九也塑畫春牛里正名下科敷工匠顧錢十也上供煮酒里正名下科敷米本十一也馬網經過大小保名下科敷穀斛十二也上供絹於正稅外又於上戶名曰白行科敷十三也役人雇錢會中半支出暗行剋落十四也舖兵添支馬網批支縣倉無米折支官錢其錢又無窠名每升折錢十文十五也夫豈他處之為令者皆廉潔而臨湘之令皆貪污他處之為令者皆長厚而臨湘之令皆刻薄其弊則固有由矣縣有二稅不得受納歸之於州魚湖之利不得移用歸之於州營田之麥不得移用歸之於州州專有名之財而縣應無名之求一曰馬草錢派之於縣二曰招軍錢派之



於縣三曰捕盜錢派之於縣四曰陳設錢派之於縣五  
曰揀汰使臣錢派之於縣六曰供給錢派之於縣七曰  
遙領官錢派之於縣八曰醋息供給錢派之於縣九曰  
上供絹派之於縣夫此九項初無名色財非天降非鬼  
輸不取諸民於何取之本州又立在版帳書之清冊立  
定期限斷不可違違法之罪大而緩欠錢之禍小而速  
為縣吏者寧避小禍而不顧大罪循習至今凡數十年  
臨湘之令其難甚矣臨湘之民其窮久矣今者奉朝廷  
之德意承外臺之約束曰馬草錢則漕臺為縣蠲之曰  
招軍錢曰捕盜錢曰陳設錢則憲臺為縣蠲之而縣之

不以法取者惟上供絹無錢可支不以法給者惟鋪兵  
馬綱無米可支其他則一文以上不敢違法而使州之  
於縣奉承德音於縣則未有所減放此災所以不能無  
言也曰揀汰使臣錢曰煮酒錢州以上供為名此隸於  
總所本州未可減免至於供給錢五十貫文州之公庫  
有之遙領官錢十貫文州之公庫有之其取之也於上  
供無益其免之也於上供無損不審判府能為縣免之  
可乎况聖旨丁寧明詔守臣節浮費以寬缺乏之縣今  
此兩項錢貫以供公庫之用不審判府裁所費以寬屬  
縣可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損上益下其卦謂之益損



下益上其卦謂之損判府於公庫之用薄有所損然上以推廣朝廷之德意下以寬屬縣之匱乏又其下以慰斯民之願望一舉而三善焉不審判府能聽愚直之言乎夫出言軟美雖剛直之士初惡之終或喜之季布之於曹丘生是也盡言切直雖公正之士初喜之終或怒之司馬溫公之於蘇子瞻是也夫為人如溫公可謂賢矣猶不能虛心以受盡言然則盡言者固無有聽之者歟前輩謂李文靖公淡然無欲王沂公屹然不動其人品在溫公上使有斯人則盡言者可以容其喙矣然則炎之言固以二公望於門下也不審判府能容而無怒

乎且炎為外縣小吏本州財計不知也二稅之所入幾何魚湖之所入幾何權沽之利得無有虧折否征商之利得無所滲漏否炎皆不得而知之但供給遙領官錢每月共六十貫文本縣不可妄取則其辦之也難公庫裁所費則其損之也輕故不避誅譴敢有所言蓋以君子之好義固判府之所優焉而中人之畏法炎不敢不自儆也恭讀今月廿三日詔書到縣曰奉法遵令無或不虔尚有違戾當置重典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戒哉敢不懼哉惟其言之狂妄罪不可逃俯伏待命不勝恐懼

又



炎竊謂臨湘弊邑也。炎拙吏也。以拙吏為弊邑事之不  
集宜也。其無敗事者非能也。直幸爾近淮朝旨為命監  
司守臣為闕乏縣分蠲免無名之錢而禁其違法聚斂  
之事。舉嶽陽四縣臨湘闕乏之尤也。炎備員於此二三  
年矣。前此違法取財下則懼人民之訟訴上則憂臺府  
之案劾。今日議臣有請聖天子有命洗滌其既往之罪  
而禁止其將然之非炎將逡巡而去矣。雖緘默不言可  
也。然喋喋不已干冒威嚴以取不韙之誅。炎誠有罪又  
况縣令賤有司也。今太守古諸侯也。其於屬吏喜則有  
福怒則有禍。炎何若不觀氣色而有狂瞽之言哉。願判

府少霽威嚴容炎畢其說。炎之初至官也。視其庫則無  
錢。視其庾則無粟。視其市井則百家之聚。終日間然視  
其四境則烟火蕭然。條老穉菜色。其心為之愴然。以悲  
問之於吏則感額而言曰。本縣緣有版帳無名之錢。官  
司所以煎熬也。問之於民則感額而言曰。本縣緣有版  
帳科罰之錢。百姓所以重困也。問之父老。究其弊之所  
從來。則曰。吾邑之病其所以從來者久矣。二稅歸州受納  
此焚林竭澤之舉也。加之馬草煮酒供給錢而縣則大  
困矣。又加之以揀汰使臣招軍捕盜等錢而縣不可支  
吾矣。前此知縣有授命而不敢之官者。侯通直馬宣教



李承事是也有以病而丐去者胡宣教是也有以按劾而罰者井宣教是也有以憂慮而物故者張通直是也炎聞此悚然而懼其初也不敢供職首鼠久之既已交割度其不可為也欲以尋醫去官申聞本州至於再三而前史君盧大夫不容其去是以勉強在此至於今日自早至夜對邑人汲汲然以乞覓錢物為事而不及他此何等舉措哉不憐民而心實自怜如粘繭之禽投穿之獸不特不能脫去而已性命殆不可保也故因朝音既下及復思念縣中公私俱困皆因無名之需幸而當可言之時因循不言縱一身可以苟免如邑人何如後

人何況未有代者則炎亦未能脫去於此也夫今不言他日府中按月督責而卒無以應則終不免於有罪是以不得不言積弊雖去根原猶在亦不免為他日之患言之不切則無以動上官之聽而其臨事踈拙不能精思出言狂妄不能致曲以此得罪於門下蒙判府追逮典吏炎固不能不恐矣然炎嘗聞之夫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於鄉愿之徒闒然自媚於世者則曰德之賊也夫中庸聖賢制行之準也而中庸實難狂狷異乎中庸者也夫子不得已而與之鄉愿似乎中庸者也而夫子惡之判府天下之仁人也其處已



也寬大而有容其待人也和緩而不怒則好惡必與夫子不異矣又恃此而不恐傳曰山數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此盛德者之事也是以敢僭言其情惟判府以其言不中節而薄怒之察其心之無他而終怒之不勝幸甚

與朱侍講晦翁論諒闇中開講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勢

有不得已焉耳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

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

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

視衰麻其情有降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

又曰大功誦可也可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况衰麻之

至戚者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

官以備顧問喪葬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必問焉可也一

日萬幾不得已而視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

焉可也夫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

講於清閒之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攷漢



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卿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帳之長炎為是有可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上趙丞相

炎竊謂食人之祿者必憂人之憂此事君之明義而位卑言高者未免有罪又為下之至戒也炎陸沉州縣踰二十年髮既種種自甘流落此世灰冷不復萌進取之念矣考古驗今私計過慮亦嘗懷娶不恤緯之憂然此身孤遠邈焉在闕門之外若不顧其狂瞽輒議朝廷之事則躐等逾分犯聖賢不韙之戒是以欲言而不敢近

者伏惟朝旨取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石又下隆興府和糴米二十萬石此州縣利害細民休戚係焉炎州縣之吏也不避誅責引喙一言可乎恭惟某官以明德茂親專面正朝處伊尹周公之任必能虛心克己以受天下之言炎為是有激於中不能自默炎側聞輦轂之下畿甸之內與兩淮之間適登凶歲粒米翔貴張空廩而待哺者無所告糴若救之少緩則餓殍相視有溝壑死亡之虞所以上動廟堂之慮轉漕江東西湖湘之夙藏而振其垂絕之命也然他路與他郡之害炎不敢浮言止以臨江一郡計之倉司所撥米凡二萬斛用錢無慮



近二萬緡浮江入閘苟無風濤之阻亦必十二月而後  
至於中都夫民之饑餓有朝夕之急而米之轉漕於他  
路者積旬逾月而後至恐非救急之策也如曰中都所  
藏輔郡所運自可解目前之急而他路之所轉漕去中  
都差遠者姑以為歲杪來春之用則災不若設策以乘  
商賈之賤出大家溫戶之藏可免斯民之饑餓似不必  
為擾擾也夫商賈所趨者利也大家溫戶藏粟既多必  
待凶歉而後糶其所求者亦利也傳曰將欲翕之必固  
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今若不抑低米價凡商人之  
與販者沿江諸郡既不得邀阻因明出榜文諭之曰兩

淮歲歉米價既貴商賈有能轉販至兩淮者或鹽鈔或  
茶引或官交或度牒隨其所欲而收糶其轉販至兩淮  
者亦然若夫兩浙之地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  
年大抵舟車四出其豪右之家占田廣收稅多而倉庾  
富實者縣邑之利鄰里之民固能指數其人也然則自  
臨安若蘇若湖若秀凡居人素有儲蓄者朝廷既不抑  
其價直明以上之德意諭之曰凡蓄米百萬斛者以五  
十萬斛糶於官降而下之蓄米十萬斛以五萬斛糶於  
官或鹽鈔或茶引或交子或度牒或告身亦惟其所欲  
計直而售之則商賈必且輻輳而豪右之家亦爭願而



發其所藏矣夫鈔引交子盈尺之紙耳告身度牒半幅之帛耳而可以易米活吾赤子則官高其價而糶之然後平其價而糶於民何不可之有又况米藏未出其價必高米來不已其價必賤此公私兩利之一策也若夫轉漕他路常平義倉之米以給中都則未能無害災請詳言之且今州縣所通患者常平本錢之少也如臨江一軍去年旱潦相仍官糶常平倉司定價每升七文今漕米萬石費錢亦近萬緡即運二萬石之米有四萬石之費矣常平本錢之折閱深可惜也且天災流行不可料其必有亦不可幸其必無今日一路錢竭米耗無一

歲之備萬一來年方二千里水旱為災細民狼顧無所得食郡縣長貳其將何以救之乎州縣之倉庾既空矣而一路和糶凡三十萬石米價驟高細民則以貴糶為患來年春夏之交新陳未接艱食可知兼之區區吏郡間有土瘠民貧去處和糶之後所存無幾他日或有水旱欲勸富民賑糶彼亦何從得米乎當是之時吏或無所賑救其民強者攘奪弱者流亡緣此坐罪一官外物不足惜也受命于上職在撫字熟視其民之飢而死於心安乎為今之計既有以來他路之商賈諭畿甸之豪右若得米粟可濟飢民則他路和糶命漕帥二司斟酌



酌可否勿拘定數其所糴到因以散於諸州補其所發  
常平義倉之數元數之外猶有和糴之見存者儲以為  
他日之備是則兩得之矣孟子論伊尹曰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某官以伊周之  
心處伊周之位所宜軫念災是以冒犯威嚴而僭言之  
也且災自度其才之踈拙命之竒蹇不敢求聞於當路  
久矣為貧求仕未能忘祿而他則無所覲也惟某官賜  
頃刻之間省覽其說芻蕘雖賤或有千慮之一得如蒙  
鈞慈斟酌而施行之不勝大幸干冒鈞嚴不勝震越

上留正丞相

災竊謂人主天下之至尊而民者天下之至卑也宰相  
之職於至尊者為近而縣令之職於至卑者為尤親故  
人臣之等級莫貴於宰相莫賤於縣令然民雖至卑天  
下之根本也朝廷之德意欲下達於斯民則宰相始之  
而縣令終之故自近歲以來士之為縣令者朝廷不遺  
其微賤稍加擢用非以令為可重而國之根本為可輕  
也災新安之下士也其足迹固亦屢至於都門矣歲在  
乙丑始竊大常之第陳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以未嘗  
試吏也歲在己亥始獲闕陞趙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  
以未脫選調也歲在丙午始脫選調王丞相用事不敢



見焉則以猶未試縣也今之承之岳之臨湘終更而來  
故敢有所謂於丞相之前天下之事淺者不足言也其  
深切者炎又不敢盡載於書請試畧言之相公論道經  
邦之暇倘賜觀覽炎敢畢其區區之說炎聞聖賢之論  
治必有本末源流本源不差末流自治故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  
端本澄源之論也治之所出心為本源心之所主誠為  
本源誠天理也不誠人欲也思誠者去人欲而返天理  
也天理人欲存於方寸之地一消一長而庶事之有得  
失人心之有從違風俗之有厚薄君子小人之有進退

中國夷狄之有屈伸舉繫於此是故虛靜恬淡存其本  
心以醇酢萬微經緯四海此三五帝王之事也秉德徇  
道致其忠誠格君心之非成天下之務此伊傅周召之  
事也士大夫有列於朝者衆矣主德之有關治道之未  
善諫官得以言之賞罰之未公賢鄙之未分御史得以  
言之而所以格非心者臺諫不預焉蓋臺諫耳目之官  
也故諫諍辯論救人主之失於已形之後迹顯而功淺  
宰相腹心之臣也故輔贊彌縫止人主之過於未形之  
先迹微而功深恭惟相公篤實而不欺清淨而寡慾剛  
方而有守偉然為一時之大人而天下之望歸之膺壽



皇之眷顧副主上之倚毗則用力於治之本原使無毫釐之差以新盛德以復大業豈特相公以此自任聖明固以是望之朝野固以是期之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爰莫助之相公之視伊傳周召有其道有其志而又居其位其於天下之重任不患其舉而莫勝也而爰莫助之之意炎之私心蓋拳拳焉惟相公恕其狂瞽幸甚雖然炎之來為貧而仕之念未絕也昔者虞廷用人之法既納其言又明其功孔門知人之法既聽其言又觀其行四方之下吏輻輳於都城之內而相公之言其可用者與其可棄者固亦

不逃英鑑之明矣顧炎何為者望虞舜之廷升孔子之門貴賤相遠而情實未孚不得無以藉手故為胡北末議八篇以自獻其所言為臨江剗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意猶有不能自己者故又以書先焉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古人不遺微賤意蓋如此惟相公矜其愚衷幸甚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葛密院

炎嘗謂為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



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心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為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贄方內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為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睿謀紹高宗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畧遠筭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

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矣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為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為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不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四川之地者荆襄抗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



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歲分數百軍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邊之支郡城小而精此不足以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為金湯者特三鎮爾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而恃江陵以為唇齒恃鄂渚以為根柢疆場有事其伸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預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士運籌策而為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陣而為之用二者

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為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為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塗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士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為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世無人才矣獨以為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



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  
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  
惟將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  
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  
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為干城有勇  
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甲馬  
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且遇敵其  
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勇沉鷲之  
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秉公心  
視其怯懦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踴躍

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  
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  
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實嬰之分金皆以恩  
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  
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  
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無事  
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為亂萬一有羽書之警率  
而用之恐難於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  
於左衽之膾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  
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



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為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疎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然才無以求聞於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凋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掃門一見焉而不可以無藉手也故為湖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

為臨江剗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况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畧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蹭蹬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云云

上胡晉臣叅政

炎嘗謂有一鄉之賢有一國之賢有天下之賢賢之於一鄉者一鄉之人信其行可以治一鄉而不可運一國賢於一國者一國之人服其善可以治一國而不可以



運天下至於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望歸之而天下之任隨之朝廷之重輕華夷之治忽係於其一身之進退蓋三代之盛時與漢唐之昭代為輔相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高下小大雖或不齊而要其大畧未有非天下之望而能論天下之業者不待累數而知也恭惟相公正大之學渾厚之器精微之識端莊之行可以特立於士夫之上故奮起坤維數千里之外進登揆路以輔佐聖天子初政之清明言雖未發而人信之事雖未行而人從之功雖未成而人許之炎不肖何足以論天下之事然足迹至於都門聞為士者之公論以相公為天下之

大賢是以願一見焉抑古人有言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炎賤而在下者也天下之事雖非炎所能知請試一言之相公試一聽之方今天下何如哉中外安靜捲甲橐弓而不用者垂三十年此無事之時也自淮海至於巴蜀煙火萬里未嘗騷動而吾民不樂其生宿邊之帥一二十萬未嘗戰鬪而縣官不足於用金繒之餌歲入敵國而輿地之圖不歸職方者甲子既一週矣此非無事之時也天下之事非才不濟而涵養其才至於清明高遠者非學不能也三代而上士之事業學術發之小大判然不同今天下學者衆矣上焉者剖析性命之精



微而不周於世務則體用不全次焉者馳騁言語之菁  
華而不究於德業則本末不具故道術愈裂而人才愈  
偏非有以作而新之不可也士大夫風俗之不善莫甚  
於有黨而近歲以來一大臣之當位人必竊議於下曰  
某人其親也某人其故也且將攀援而進矣已而朝廷  
果用之一大臣之去國人又竊議於下曰某人其所厚也  
某人其所暱也且將牽綿而去矣已而朝廷果出之夫  
朝廷當以黜陟之公消彌士大夫朋比之私而乃進退  
群臣各有其黨則是不才者或以有功而見容或以無  
與而見逐非有以矯而正之不可也人主與二三大臣

會聚於一堂之上豈能盡知天下之才而用之故內而  
臺諫侍從外而監司守臣皆得以論薦其所聞所以收  
拾天下之才也然考其所薦非進士之高第則學舍之  
優選而浮沉於下位流落於州縣者不預焉夫有所薦  
引取天下之虛名而不求天下之實用及於朝廷之所  
素知而不及於君相之所未聞蓋其意不在於簡拔人  
才而在於自為之地士之懷竒抱異始有湮阨而不伸  
者矣非有以振起之不可也仰惟主上紹重華之統承  
高宗之烈賢哲輔之遠猷深策當大有為於天下而愚  
以為事業未成不足憂而人才不足深可慮是以獻此



三說不自知其言之僭躐也且炎隨牒州縣二十餘年  
疇昔未嘗一至於相公之庭歲月侵尋齒髮衰矣沒沒  
焉與草木俱腐此心有所不忍也敢吐其區區之愚筆  
之於書以自見其情若夫目擊州縣之利害條列其事  
而論之則有湖北未議八篇疲精神於涇縣庶幾撫摩  
憔悴之民以無負朝廷使令之意則有臨湘剗弊一編  
併以獻於丞史夫抗之而在青雲抑之而在泥塗如萬  
物賦形於造化之爐洪纖高下一皆聽命而不能違焉  
炎則不敢喋喋也干冒鈞嚴下情恐懼之至

上執政

炎嘗謂人主不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失在於人主  
人主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責在於大臣恭惟主上  
臨御十有四年無聲色之奉無遊畋之樂無賜予之費  
無玩好之娛其孝友其仁厚其儉約其恭謹其清淨盛  
德純一天下之人知之天地神祇知之而又開心見誠  
委任大臣不忌不疑若大臣輔之以道日新其德則可  
以為成康可以為文景可以為仁祖無難事也而前日  
持國任事之臣專輒自用擅作威福內而昵比群小交  
通貨賂以瀆亂朝綱外則引用儉人輕動干戈以荼毒  
生靈而又箝天下之口以蔽塞九重之聰明老繆者庸



陋者纖佞者伴食政府唯唯而從之以養天下之大患  
天奪之鑿自速罪戾明公以賢佐聖不崇朝而去天下  
腹心之疾此宗社之福斯民之幸也今左右丞相虛席  
而明公參秉國鈞實行丞相之事則主上之所委任天  
下之所屬望者在乎反前日之所以失求今日之所以  
得而已矣不反其失不求其得不能救也而明公於更  
化之初曾未浹日建立儲闈一正天下之本所以安國  
家重宗社者無大於此此固天下之所同喜大體得矣  
第明公未可以為高枕無事也夫天下之患不生於人  
所憂而生於人所不憂人所共憂識者不憂人所不憂

識者憂之其所憂者何事哉紀綱之紊正之而已名器  
之濫謹之而已邪正混淆辯之而已忠言不聞來之而  
已廉耻道喪革之而已守令貪殘侵漁吾民繩之以法  
而已將帥非才士氣不振易置其人而已敵國侵凌邊  
鄙未靜急於自治而已此人情之所共憂識者所不憂  
也識者所憂有二三事焉非災所當言也請姑舉其端  
夫城狐不薰社鼠不灌雖以漢宣帝之察唐元宗之斷  
而左右近習或得以竊弄威權此其一也周公制禮竒  
服怪民不得入宮况女冠輦執左道假鬼神以惑衆者  
乎此其二也明公欲消此二憂在乎秉公心行正道而



已矣何者邪勝則害正而正勝亦足以破邪也漢人賈誼論輔導太子在於左右前後皆正人使之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行則太子無有不善矣若正人少不正人多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知治本者所慮也昔至道元年既建東宮以左丞李至吏侍李沆兼賓客左右諫議楊徽之畢士安兼庶子郎官以下兼諭德中舍皆極一時人物之選而師傅之官不置也及天禧中皇太子師傅宰臣為之賓客執政為之詹事以下從臣為之因議事於資堂小事則議定而行大事則稟命蓋與至道異矣舊章之在今日可舉而行之否乎酌今日之

所宜按舊章之已然理正而事順可以行之不疑東宮寮屬無非正人明公秉公心行正道以率之皇太子入則侍膳問安出則從訪謀議而以天下之事裁決於上則天下之權一矣夫權一則治散則殆不可忽也是故以天下之正道維持此權而使得其平者宰執之責也持天下之正論審諦此權而不容其偏者給舍臺諫之責也宰執行其道給舍舉其職臺諫行其言主柄一於上國論定於朝衆庶之志定於下然後天下之私邪不得入於其間此如元氣既壯脉絡周流雖有外邪不能為病是醫國之和扁也明公用志精密而慮事深遠顧



何待炎之瞽言又况位卑言高聖人不許交淺言深君子所戒然朝廷方下明詔開不諱之門炎雖踈遠今將去國而西歸拳拳之心不能自己是以告違於庭下卒一言之干冒威尊下情震恐

上趙大資

炎嘗謂國家不可一日有者權臣也不可一日無者重臣也前日權臣擅命自干天討今既殞滅可勿論矣明公宗室之老勲在盟府聲塞天淵十年去國天下恨其不用一日造朝中外喜其復來其負天下之望如此則今日之重臣舍閣下其誰哉夫天下之重臣天下之責

所歸也人臣之道有二而已憂國之心也經國之才也  
有是心有是才者為上有是心無是才者次之無是心  
無是才鄙夫爾閣下憂國之心九牧之人知其忠精經  
國之才決定大策見於已試袖手功名之外如此其久  
而喜愠之幾微未嘗見於顏面今日背丘園趨城闕愓  
然而來為社稷計不為爵祿計為君父謀不為一身謀  
豈特閣下自信其然無論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知之  
皆信之主上收還威柄擅權者誅朋奸者逐國人皆曰  
朝廷清明公道復行可以高枕無憂炎請試言之夫權  
者人君所獨執固非大臣之所可擅尤非人所可竊而



弄也霍氏之滅漢宣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漢宣不能盡察大臣微附貴要是也太平之誅唐明皇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明皇不能盡禁朝士交通近習是也宣帝之後有元帝明皇之後有肅宗其弊何如哉愚故曰天下之憂者明哲之所甚憂也然則閣下為社稷計為君父謀孰大於此事貴於見幾患貴於防微士大夫忠義之氣衰以言為諱闔前數尺之地端秉山立為主上正言此事感悟宸心者閣下當任其責微閣下將誰使言之雖然言之難言而聽之尤難聽而行之又難蓋此事不可不正亦不可驟正不正則弛

弛則不收驟正則激激則生變未審閣下何以處此竊計閣下負當世之重望有經國之遠猷慮之必熟謀之必精矣矣何者懷嫠不恤緯之心嘗作一書以告執政然廟堂控惚恐未必深察其言謹以錄本納於侍史不知可輟片刻之閒而閱之乎矣之所言有舊章可考理正而事順其說可行閣下勿以人而廢言可也平生景仰下風久矣貴賤殊隔進退差池前日方一干謁望君子之容溫然而不怒是以私心所懷輒一言之矣老矣功名之念息山林之興多起廢試郡為貧所驅不免一出更暮年掛冠神武而歸矣其有言於下執事亦非為



進取計也夫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炎之所言近於躁疑於瞽閣下以此罪之炎將肉袒負荆於舍人之門若憐其有憂國之心尚可從牛馬走之後塵也與之絕之惟命是俟幸鈞慈察之

上宰執

炎竊見湖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為期買物料雇工匠竝令本州於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戶部所謂且於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婉為之辭爾

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於月椿錢內支撥恐戶部以為難欲乞於給降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蓋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控告至於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寬官吏之責實亦可寬民力也炎又思之打造鐵甲難於興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內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遍日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可以養其一家使之拋棄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况終日鍛鍊不得休息日以二副為限比之私家用工極為勞苦則興工不已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鍊匠工未必不耕



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蚕桑必種園圃今已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蚕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歲必有困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以前天氣既寒爐冶鍛治可以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爐鞴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強人而用之不惜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善則怨有利則喜未審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邊防有警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炎切以為不然古之論用兵

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倉不給不可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衆禦敵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為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遽責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



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况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災以為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為扞禦之計此雖書生之嘗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念會計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比有耶律之患西有拓拔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為諫官其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

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為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於天下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災之所言不為過也權臣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則災之所言不為僭也干冒鈞嚴下情悚懼



答吳學諭

衰遲之迹備員於此戀祿而來今又去而未能形神衰  
悴蒙教以修煉要旨及禱雨之法仰荷爰予然炎細思  
二事其一則災所不能其一則災所不暇呂文穆公禱  
雨携雨具而往冒雨而歸此古今異事文穆公之賢能  
行之災論修身則無德可稱論治民則無政可紀眇然  
一庸人爾為旱不敢不禱於鬼神其應否敢自必乎前  
日禱而得雨者再三此偶然耳神明相此邦之人不使  
赤地之患災何力之有焉故曰此一事災之所不能也  
凡人至老誰不貪生畏死然以黃帝堯舜之聖而死烏

獲孟賁之勇而死齊桓晉文之強而死樗里張良之智  
而死但修短不同爾執事所惠要旨災非不願得此少  
延歲月然郡事之殷加以蝗旱日夕憂慮若欲修煉則  
郡事不無廢弛故曰此一事災之所不暇也承示秘密  
之文今且歸納文府候旱得雨蝗出境西郊有叔吏事  
稍閑執事雖不見賜災當齋被請教千萬痛察炎平生  
不善養攝但區區愚見薄滋味簡嗜慾時起居省思慮  
免致形勞神憊精竭少疾病之苦今冒當劇郡起居不  
能時思慮不能省無以養其生矣他日如教尚祈開發

與潘徽猷



炎嘗謂貴賤之際位貌有間則其情意隔絕不通此今世士大夫之公患也炎近上者一再侍坐仰見先生存心清明洞達不樂人之徇己而喜聞人之盡言今之君子不能及也然炎獲附於門墻之日猶淺是以有所懷而未敢吐露先生受新命往鎮海邦炎也一官拘係於此遥睇茵憑繇是有雲山修阻之間矣有所懷而一言之茲其時也雖然愚者之言智者聽之顧何所益第曰猶愈於不言云爾炎之所欲言者其一曰治世者以人才為急而舉薦取才之門也今之在上位其為闕陞改官舉主歲有定數剡削之際不徇於私昵不奪於權要

有如先生者炎未之多見也况望其於尺度繩墨之外振淹滯拔寒酸乎夫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豈有一路之遠連城十數而無一士可薦者近者留帥尚書之在蜀趙帥侍郎之在閩蓋嘗薦數士矣謂閩蜀有才而他路皆無有可乎士之名過其實行負其言自媒以進者誠不足舉其有所挾者沈靜自守窮則獨善其身而達則有益於國是不可不舉也先生用心之公耳目聞見之長苟有才者不患不知今日州縣間善類消汨而不振擇其尤者振而起之使之靡然風動而作其功名之心則將美才輩出所補於公家不細矣其二曰外任之重



者大有會府次有職司皆得以按其屬部之吏所以禁貪濁懲不職也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嚴於大而畧於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劾矣竊謂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行矣昔荊州聞南軒先生之言曰帥挂四年但按四郡守微如簿尉縱有姦贓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至論也若郡守斂飭則郡自郡丞縣自縣宰以下誰敢復肆為不善哉其三曰天下之

事公則平私則偏獄訟之曲直多夫其實者起於典獄吏之私也然彼豈能遽行其私哉上之人喜自用其聰明而先示其下以予奪可否之意下之人設為游辭以鈞上之微意以上下其手而陰濟其私上所欲寬即出之上所欲重則入之躁者假是以求名貪者假是以求利而幽枉之情無告矣事既付之有司此不以問彼不以告使之無所觀望其其心而推究焉按牘既備情法既正然後從而察之平其心而予奪焉則庶幾乎曲直之各得其情也夫人之情不為利誘不為害怵惟卓然有守者能之中庸之人鮮不有所移奪是故示人以予



奪可否之意者最決獄之大弊也其四曰凡事無全利立法者惟其害少而利多則可以行之久遠矣二廣鹽法或官鬻或商販其法屢變而不定近日許商販而禁官鬻其意非不善其名非不美然利歸於商賈不惟民食貴鹽而州縣經費無所從出蓋聞諸道路之言謂廣西州縣之吏有累月不得俸給者夫千里宦遊深入瘴雨蠻烟之間而其妻孥乃有號寒啼飢之患若是而責以廉勤其可哉朝廷近日下都省集議蓋亦知其法之未便矣廣東黃海而廣西販鬻其事勢固相關也苟有便於民有益於公家從而議其因革之宜毋徒曰此提

轉之職也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其五曰才有短長職有劇易對移之法使之兩易其職而各盡其才此美意也今則反是為牧守監司者怒一令則移移以一丞怒一丞則對移以一簿尉怒一簿尉則對移以一監當官所使之對移者間有不曾識其面目况能悉其才之短長乎所謂因才任職者姑以行牧守監司喜怒之私而已矣辨其職之劇易察其才之短長而不參以己之喜怒之私焉則法行而意存人各用其才才各稱其事不患其有不舉之職也夫炎之所言者書生之常談無高論也然使平平之說得就以達於司聽先生受而不拒焉



士之聞風而起願自效於門下者必衆矣九九之術齊  
侯設庭燎之禮以待之者用此意也干冒威嚴云云

與徽許守

炎昨者值判府大中開藩之初曾裁染申賀於下吏既  
而自念足跡不至於邦君之庭而以竿牘修敬當得簡  
慢之罪乃蒙賜之台翰首及於雨澤之愆期禱祈之未  
應且俯詢其愚使陳芻蕘之言庶幾裨仁政之萬一炎  
固未敢言也及聞諸道路皆謂判府憫雨之誠其焦勞  
見於顏色故鰥寡困窮雖有五穀不登之憂又有二天  
在上之喜夫長民者仁心不孚於下久矣有明府君為

之父母憂民恤物如此其勤炎是以仰承下問敢有所  
言以炎耳目所及論之早稻之登場者三分幾耗其二  
而晚田亦龜拆縱橫間有小雨皆不能潤澤也農家謂  
白露節以後縱得雨澤晚田不獲可救蕎麥入土既遲  
亦未必實而霜山間菽粟往往無收則旱勢以成矣故以  
區區管見條例一二利害仰瀆聽覽其一曰凡遭旱必  
檢旱戒租然所謂檢旱者嘗須民戶自陳民戶有田而  
災傷豈不欲自陳哉而縣長吏者多却而不受胥吏乘  
此攘臂其間未嘗識其地里也而胥吏輩因其耳目所  
不能察而欺之與之金錢則田雖熟而以為旱苟無所



予雖荒而以為豐其害一也公家憑檢而減租必以分  
數為率上戶所減常多而下戶所減常無幾且如一戶  
輸絹一尺輸米一升而婺源受納之法寸以尺輸合以  
升輸若減其半其實則無所減其害二也若今約束屬  
邑人戶申旱不許邀阻官吏檢旱亦視其大畧而不至  
於察察則吏輩無以為姦至於減其租賦上戶減之半  
中戶減於多下戶除之則貧民稍受其惠矣其二曰凡  
救荒之策必先取辦常平義倉之米而官吏前後相循  
常平米未必有而或取苗米羨餘之數以充義倉其義  
倉正米至於折納見錢凶年賑濟見於文籍者大抵虛

一 張其數故縣官雖有賑濟之名而貧民不蒙賑濟之  
實今若先次行下屬邑視其倉庾之虛實而於佐貳官  
中專責一清幹者掌其管籥而察之則官吏不能為欺  
矣其三曰常平義倉其米在縣出穀之時自五家為甲  
以上遞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為游手某人為工某  
人為商某人為農而官之賑濟以農為先工商游手者  
後之於農則厚工商游手者薄之亦行仁之一術也其  
五曰賑糶之法取之平倉平倉不足取之富民夫常平  
所謂減價以糶者官吏徒為文具以欺民而責富民以  
發廩則富民又為虛數以欺官上下相蒙而鰥寡困窮



其菜色自若也今若明諭積穀之家使之賑糶其數不致於過多其價不致於太下則非應命而糶者於己無所甚損於人有所甚利亦必願舉其實而不為虛文也矣其六曰凡遇旱歲官吏賑救無法貧民自顧其無以食也老弱者或斃於溝壑而丁壯者流轉於四方其姦頑者或聚而為盜以為凶荒而少寬假之則其初穿窬其變為攘奪小姦不禁猖狂而為大盜者有之矣故周官荒政十二而以除盜終之姑息於初及其不獲已也而草芟禽彌之則為害必甚殺人必多故及其未為盜也而先禁戢之州縣可以無虞鄉閭可以無憂亦所以

保全窮民之性命也災之欲言者不盡於此也然恐聽之者疑其迂濶而不敢盡言有聞之者疑其間其心而不欲直言其所條列於前者倘有毫釐可備采擇豈惟災之幸實千里之幸也仰惟判府鎮撫近輔一嘖笑間斯民休戚係焉苟救荒之政綱正目舉則闔郡有生死骨肉之恩在閣下亦當享陰德之報福祿昂來流聲無窮夫君子為民固施而不求其報也然有辭之而不可免者惟執事者察之于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上蘇郎中

災聞仕州縣者雖微官小吏莫不各有其職不稱其職



而居其位竊位也而食其祿竊祿也郡校學不聽獄訟不治金穀仕者類曰是其職簡靜而易為而其才不足以趣辦一切者亦樂於居之人往往指目之曰是職大抵不才者之委也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在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美為教官者則亦有罪矣炎不肖備員庠序方其始至不能有所建明有所更革是則猶有可諉者曰當路之人未能通也諸生之能鄙賢不肖未能辨也是以姑徐徐云爾今將一年矣猶默默在此視學校之弊不能舉手一有所為啓口一有所言不謂之竊位竊祿可乎故其

職有不可不為不可不言者請試陳之惟卽中聽焉其一曰本學聚生員溢於百人所持以為倡率者其大則正錄直學經諭其小則齊長諭也而法度不立升黜不正為大職事者多以請託經營而得之其人非有行義可觀大學可取足為諸生之法者也而諸生之中因春秋二補而入學者又不能無假手之弊故雖市井庸流或得以竄名寄籍於其間聚而食者賢者常少不肖者滋多欲以法度繩之則謗議起矣不然則牒愬興矣玩習為常恬不知怪而士風掃地無遺故父兄之愛其子弟與夫鄉曲之善士自愛其身者視學校望望然去之



招之且不肯來况欲以其補試而住學破供乎今者秋試之後請告而歸者十且六七矣以為於此時招致仕類之賢者而使充大小職事之闕員以倡率諸生則庶幾喧噪浮競鄙薄之風可以一變今采諸公論而得之者無慮二十餘人或志氣堅正或操守淳篤或聞識淹博或文采秀麗雖不能盡識其面目然公論所與則與夫請託經營以求為職事者固萬萬不侔矣此事在矣雖可以專行然有所甄別黑白分明則不肖者有所不樂必臺府主張其說不為浮議所搖而後士人修潔博習者可以使之朋來矣其二曰仕之在官者士之在學

者凡有祿必有職也無職而有祿不可以與而與之傷惠矣不可以取而取之傷廉矣今潭之學有學賓者二三人在外而請俸者也有養老十人無職事而得俸者也夫此十餘人者率之以事則曰吾老者也不當以事相浼裁之以規矩則曰吾老者也不得以法相繩甚者倨傲簡誕無所不至而日取俸錢三緡總而計之月費近四十緡一學之財用有餘捐此四十緡以與之猶可以不計今財用已竭矣以生徒百員為率則俸顧供給之類月費四百餘緡歲度用五千餘緡而雜有支費不與焉而所得於府者與所斂於白地者近三千緡爾其



餘則取給於所收之米舊米之可糶者倉廩既空而此十數人者無執事而月取俸焉如執券以責償莫敢少緩其期此誠不可不削也雖然是十數人者或孤老可憐或利吻可畏或險薄可猜若決於削去其俸則謗詈不旋踵而騰踴矣此誠不可以遽削也然朝廷近旨凡執事在學令所無者皆罷焉學賓養老俱非著於學令者也苟隱默而不言臺府廉而知之災則有不奉條令之罪矣且以職事論之直學掌一學之出入經諭分一齋之講說而月得二緡齋長諭主一齋之事務而月得一緡彼十餘人者為其老而優之許其住學破供是豈

不可乃月以三緡與之雖直學經諭反有所不若不已過乎况又有年未七十實未嘗老粗有生理實未嘗貧而因緣在學規圖三緡之獲則尤鮮廉寡耻矣是又不可不削者也夫子之則喜奪之則怒則怨人情大抵然也今一旦削其俸給則此數老者怨怒萃焉災固不敢避也事無細大使人人俱欲避怨而市恩則僥倖之門不窒矣惟臺府主災此議斷在必行則庶幾節冗食減虛費可以少寬一學財用之急矣其三曰本學自湘西遷於郡城者逾四十餘年而殿堂門廡至於齋舍往往損弊不可不修使學之錢穀有餘猶難於興况匱乏



手故熟視其弊無如之何夫道宮佛廬金碧相映而先  
聖之殿御書之閣書生之室顏弊不支此炎所以有感  
也然計其用度欲畧葺之非千緡不可少加工焉其費  
又再倍於是此炎所以不得有所請而難於遽言也  
曩者侍郎李公在此炎乘間一言之李公曰方修郡治  
復修貢闈俟二役既畢則次修郡庠炎曰是不敢再有  
所請在今日則不可以復黠也炎寒鄉之晚出也家世  
中衰為貧而仕非敢激昂奮發趨赴事功然汨汨隨俗  
備員素餐心亦耻之近者望見郎中之顏色溫然以和  
侍坐聽言又諄諄然不倦是亦可以有言也故其事目

具之公牘而其情曲折見於此書惟少垂頃刻之暇俯  
賜采覽察其區區之懷而不拒其僭瀆之罪不勝幸甚  
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上章岳州

炎近准使府帖行下本縣截撥月解版帳錢貫收糶米  
約一千石炎已嘗具因依供申訖今蒙台判及僉廳所  
議行下未賜蠲免且炎身為屬縣賤吏事無巨細自合  
惟命是從所以未敢承受台旨收糶上件米斛者非敢  
故違使府指揮照對臨湘雖名為縣元來上係巴陵一  
鄉上半鄉依傍山林今雖歲云成熟然土廣人稀開墾



未遍僅能自足下半鄉邊近江湖被水浸蕩或彌望絕粒下收貧民見已艱食本縣管下委是無可受糶此其不能糶者一也况其地僻陋井邑蕭條高賈米船沂江而上則聚於鄂渚沿江而下則先經華容巴陵本縣所來者不過通城步擔而已步擔所搬能有幾何粗可以濟被水人戶收糶目前日食官司苟下收糶之令則步擔之夫日下持疑未必便來縱使其來而官悉糶之則千石未必可集而被水之民則有饑而無所告糶者矣此其不能糶者二也上鄉之民方以來春不給為憂下鄉之民正以目前不聊生為患近日災奉命按視水傷

兼欲議行賑糶民方日夜望官司有以利己也今未有以利之而遽曰和糶與民爭收於艱糶之時則民必曰知縣前日之議賑糶斯民也不然胡為於災傷之地而反和糶耶民既失望來春老弱或至流移饑死萬一有意外意之患丁壯或至攘奪則災何所容身此其不能糶者三也江西玉沙之民方脫水患收取魚鮮道臨湘蒲圻之境以易通城之米邑民猶有聚議欲官止其洩今官若收糶窮民固未敢有辭然豈能無怨此其不能糶者四也且災食公家之祿任公家之事又有判府台旨使令豈不盡心力而為之况災向年為崇陽簿嘗攝漕職



於武昌是時呂判院為守令炎收糴二十萬斛炎受其責不一月而辦蓋以舟車高賈之聚故也今千石之米比二十萬石二百分之一爾然糴於無米之地艱糴之時則雖欲盡心力而為之事必不辦此炎所以惴惴而慮喋喋而請也雖然炎亦豈無說而徒不任事自湖南至於昂澧苟非歉歲則高賈興販艦舳如雲水溢則必由華容水落則必出巴陵官苟置場收糴則千石之米可談笑而得也與其分拋於臨湘無米之地艱糴之時而收糴步擔者固有間矣炎一介孤寒技能無取獲隸下邑以苟寸祿譬如孤根易搖徒手可拔也弱羽易墜

虛弦可落也所恃者判府太中廣廈萬間之庇爾非不知承順教令以為一時容悅之為利不然則重得罪然今日以為可辦而他日米或不集有誤使府指揮則其得罪又必無所逃仰惟判府剛毅行天下之至公寬洪能受人之盡言仁厚能憂民之困苦炎是以敢再三有請伏惟台慈憐其情而察其意之無他特賜蠲免不惟追炎一身之責上則不誤使府他日之經費下則為臨湘一邑之利干冒台嚴俯伏俟命

上薛大監

炎聞朝廷之法度官吏之規矩繩墨也無小大行手規



矩之內則名正而義順出乎繩墨之外則無名而義悖  
吏之賢否政之美惡民之從違皆於此乎決矣出於一  
介孤生學古入官固非其所能而三尺之法當畏而守  
之則亦固知之矣不幸擇地不審遂來臨湘臨湘陋邑  
也有名之財州專之無名之需縣任之自早至暮凡所  
以對吏民者不復論教化不暇謀撫字不及議獄訟又  
不及語催科惟違法以取錢物則汲汲焉矣固嘗言之  
大監則固嘗知之矣近准朝旨為闕乏縣減無名之需  
憲使直閣丁公方行下問而大監鼎來矣遂可以脫身  
於罪罟之中此不可覬覦之福也矣雖未獲侍憑首望

顏色聆警欬然大監所以待之者如門下士而矣所以  
自待者亦曰身蓋薛公之客也故有不可覬覦之福遂  
有不可覬覦之請惟大監試垂聽焉矣之所請者不過  
有三而已其一曰本縣令佐之俸給舖兵之添支馬綱  
之批支一歲約米凡三百斛雇夫匠用水手所支之數  
不在焉稅米盡赴州倉送納舊米州司計縣下截發百  
斛繼而又削其半今日縣邑之窘無錢者有之矣未嘗  
無米者也春夏間倉庾空然令佐或至闕食而舖兵馬  
綱無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錢一升十文夫支忝本色  
也支錢折支也錢又不足戒尅其直違法也使臺既為



戒無名之需而禁其違法之罪則鋪兵馬綱至於無米可支而折錢無錢可支而戒尅則又不免違法矣欲乞台慈照炎所申公狀行下本州計本縣截留米正耗共三百斛以充一歲鋪兵馬綱之用則非特不致闕乏炎亦可以免於罪戾也其二曰本縣前此無名之錢凡有八色一曰馬草錢使司既為本縣蠲之矣二曰捕盜錢三曰招軍錢四曰陳設錢憲司既為本縣蠲之矣五曰揀汰使臣錢六曰煮酒錢本州以上供為名而取之事屬總所名曰上供未敢有請七曰供給錢八曰遙領錢此二項者歸於本州公庫縣既不可有違法之取則將

何以應無名之求且委守臣節浮冗以寬屬縣則近降指揮也責官吏以遵法奉令則近日詔書也今若蠲此二項則於縣可以少寬而於本州所謂上供送使留州之財備公家經費者初無所損若蒙台旨行下豈特炎受其賜百姓亦深受其惠矣其三曰本縣夏稅盡歸州庫送納陸地水田紐計家業皆當納絹此則上供之物也今也不納絹而納錢乃於常賦之外本縣又敷上供絹七十二疋州無本錢拋在縣縣無價錢支散在民而白行敷科西而江陵東而鄂渚皆無是也朝廷方禁違法之事詔令森嚴則夏稅絹既折納價錢而額外白敷



上供絹帛其法乎抑違法乎尹鐸之為晉陽宰也其說曰為保障不為繭絲今災之為令也反是焉為繭絲不為保障上則有違於法下則有歎於民內則有愧於心災今照本縣夏稅有絹不納本色而折納錢元額不過五十二疋二丈而已矣今計每歲本州所納之數凡二百九十六疋折價錢一千四百八十貫文比之元額增至六倍今若蒙使司行下上戶成端疋者使之納本色下戶合零者使之納價錢既可以得錢又可以得絹於上供初無所損而於民戶深有益但於本州羨餘之數微有所虧爾此計之善者也凡災之所言者非獨為一

已之利蓋一縣之利也非獨為一時之利蓋久遠之利也且災之終更有日也然為一縣之長則當任一縣之責是以不得自謂將去而不言然災之言民之所願而非州之所樂也前日違法而有取則得罪於民今日慮其違法而有言則得罪於州縣抑有說焉何者易于之為益昌令也有詔榷茶易于焚之夫焚天子之詔若有司議法當得大不恭之罪易于不顧而行之其意曰焚詔之迹雖若犯義焚詔之心則在愛民不察其心而論其迹罪之可也畧其迹而原其心恕之可也大盜之賢亦必有以察災之心矣二天之庇則實有望於門下是



以敢僭言之干冒威嚴不勝戰懼

上孫漕

炎出於一介孤生辛苦半生之久方得一官蹉跎一紀之餘方脫選調法當試縣無所規避因念民戶爭訟詣縣赴愬者所以求決其曲直之情為縣令者於剖判之際自宜審之重之不可苟也若平生定氣用一己之見猶未必每事皆中若不由己見用胥吏之說則必至於十事九錯無疑矣臨湘為縣地止一鄉民止數千戶視江浙間繁難之縣其詞訟不及百分之一也然以炎之遲鈍不才處之則不可以民訟為少而不盡其心况一

縣之人所謂詞訟半是論訴田疇官司理斷爭田之訟先憑干照須問管業則條令自有明文如契要不明限二十年是也或問開荒則指揮自有明文如已耕熟田不許執舊契剗奪是也然據兩詞所供則管業開荒難以見其虛實其勢又須問及鄰保則事之曲直人之情偽方別白而不可逃而臨湘人戶爭競田土又與他處不同或有契據不明界至交互之人或有雖納稅賦竝無契據之人或有不納一文一粒賦稅亦無一字契據之人炎為因事之宜斟酌人情依傍法意平心理斷不敢徇一己私意有所偏曲亦不容吏輩執覆有所眩惑



此邑人之所通知也若其兩辭紛拏即呼之使至案前  
反覆論辨未嘗敢臨之以鞭朴亦未嘗敢拘之以囹圄  
區區之意欲與百里之人情意相通因是以理斷曲直  
庶幾可以無失然人之情偽固難盡知而一己所見豈  
能皆當即又准條令為結斷由其結斷由中必詳其兩  
爭之人所供狀詞然後及於理斷恐人戶以為所斷未  
公即當執出斷由上諸臺府陳訴庶或上司見得元斷  
是非則抑塞者可以伸其枉而小民之詭詐者又或不  
然自度縣出斷由則必盡見無理之情狀遂有不肯收  
領前去者却埋元斷事頭改變情節裝飾虛詞或赴上

司陳訴而其所以為詞者則其說有二以為知縣偏曲  
者其一也以為吏人執覆者其二也炎竊謂知縣親民  
之官也在己偏曲而斷民訟即是循私而背公罪也若  
信公吏執覆而斷民訟即是庸繆而不明亦罪也萬一  
上司未知元斷因由炎恐緣此陷於罪戾而無以自解  
是以不避罪責以情控告欲乞日下或有臨湘人戶赴  
使臺陳訴戶婚公事願賜台旨索出炎元來所給斷由  
酌事情之是非如無斷由願賜指揮行下令炎詳悉具  
元斷因依供伸或索元案委請強官吏看詳如炎所斷  
或所見未到微有失錯乞原恕其過如容心其間不合



人情不遵法意至於偏曲不公則亦無所逃罪干冒威  
嚴不勝皇懼之至

上趙帥

炎竊謂事無大小慮之早則可以無患而其說若迂言  
之緩則其說雖切常苦於患至而難救故自智者觀之  
則以曲突徙薪為有謀自常情觀之則以爛額焦頭為  
有功而曲突徙薪之說則迂而可笑矣某官之智足以  
照天下之幾微炎不揆狂瞽輒獻迂濶之說可乎炎昨  
覩朝旨以浙中旱潦支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斛繼而  
有旨下使司和糴二十萬斛其時米下臨江分糴十萬

斛也炎妄意浙中一路飢歉似不應致於騷動他路嘗  
作一書告廟堂乞將和糴米斛填還所支撥常平之數  
尚恐輦轂之下凶荒之甚炎所言未必可用今准朝旨  
許令本軍以新易陳將和糴之米補常平之米炎又以  
是揣之則江浙間米價既高高賈亦必旋集菜色之民  
免填溝壑其勢亦必不如前日之急矣今合筠吉臨江  
與使府所糴米數共六十萬斛旁郡利害炎不能盡得  
其詳而贛吉商賈無一米舟過臨江岸下者則官場和  
糴之急可占矣官之急民之病也臨江之民以為病則  
炎實目擊之蓋臨江軍市為牙儈者例皆貧民雖有百



斛求售亦無錢本可以收蓄每日止是鄉落細民步擔入市井於牙僧之門而市之細民大槩携錢分糶升斗而去故米賤之時負販者則有不售之憂米貴之時計日而糶者則有絕粒之貧兩日雨雪繼作民遂大窘父老輩已來赴愬於庭夫官之和糶既有朝旨不可住罷則艱糶之患在於目前長民者固不得邈焉如秦越之肥瘠不動其心然猶有可諉曰此朝廷之命事有不獲已者也然去年旱潦之後凋瘵未蘇今歲臨江即非大熟贛吉亦自小歉而數十萬斛之米不藏於一路民間又不蓄於諸郡倉庾一旦轉而東下萬一來年春夏之

交富民閉糶則鰥寡無告必至於大困又萬一來年或有凶荒之患公私兩無宿藏上下俱困則弱者殍死壯者流移強者攘奪恐事之可憂者或甚於和糶之患耳江西楚地俗本輕剽不可忽也天下之患不生於人之所畏而生於人之所忽所可畏者在前若可忽而大可畏在後此炎所謂曲突徙薪迂濶不切之論不敢告於他人而不可以不告於門下也炎陸沉州縣窮通斷於天命久矣碌碌在此者為貧未能忘祿爾古之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是故諸路利病廟堂或不能知州縣利害諸路或不盡知閭閻利病州縣或不盡知所以



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願恕其狂瞽而加察焉所上趙丞相書錄在別緘一併申呈干冒威嚴下情戰越

### 與杜仲高

前者從者回轅偶病中不得扣教繼蒙頒示杜詩發微兩日小愈方得披玩執事之於杜詩如杜征南之於左傳顏秘監之於班書用功既深敬信亦篤炎於諸家詩文涉獵而已不能如是精緻即執事所評炎豈復更可議論但序文中稱本朝至蘇子瞻與其徒陳無己黃魯直始尊尚杜詩而宗其旨炎竊謂此一節當有分別黃蘇雖為後進然專以詩自名書至於顏平原文至於

韓昌黎詩至於杜工部二公皆以為大全東坡雖尊杜詩然始學李太白晚學劉夢得與杜詩氣脉不同山谷外舅謝師厚孫莘老二人皆學杜詩魯直詩法得之謝孫故專以杜詩為宗然詩法出於工部而句法不盡出於工部山谷所以名世者以此后山論詩其說曰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惟杜工部工拙新陳奇常無一不佳其尊杜詩至矣然后山自謂其文得之曾南豐其詩得之黃豫章則山谷乃后山之師也后山貧困至骨不肯有所附離東坡欲其見已后山難之蓋不欲以師弟子之禮謁之也東坡知其說后山始登其



堂故后山論詩則為黃豫章之徒論文則為曾南豐之徒詩文既成而後見蘇公則為東坡之客今置陳無已於魯直之上而以為子瞻之徒恐未甚安區區所見如如不覺盡言聊謝先施之萬一俟面見方得謝教

答凌解元

炎汨汨簿書不得款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為喜而以為憂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當先於四野之農民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炎起家

寒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

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為政者但

去其太甚爾若曰剷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

而况災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災年

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

向在臨湘為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

之為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况湖州戶

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

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

六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遍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



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糶禁牙僧販  
出境用錢數千緡糶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即邪或  
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糶三萬九千石朝廷旨揮  
起赴鎮江總所災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  
來春賑糶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或  
發廩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  
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  
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袖手旁  
觀必有以處此願聞之况凶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  
是觀事履之而後知爾嘗聞揚大年内翰有詩云鮑老  
當筵笑郭即笑他舞袖太即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  
即當舞袖長執事見災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  
不至即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上宰執撥米賑濟

災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  
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  
何儒林申居民多拙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  
買糟粕災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確坊  
居民又多糶糟粕在法戒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  
與賑糶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



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強壯者恐為盜賊災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糶米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為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為盜之前災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避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為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餓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糶米分去歸安之即邪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武康安吉長興畧減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

不朝廷行下將和糶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係利害又况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樁管在庫秋熟糶還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災切緣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來歲荐飢將無所取價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於此况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



惻而不為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  
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  
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災不  
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  
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有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  
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  
凶歉即便闕失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強壯為盜亦  
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於廟堂將安所赴愬  
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為民有請如訴於天此  
災所以宿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災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  
救老穉之命不勝大幸

與雷知院

炎孤冷之蹤起廢試郡

在

外日依帡幪幸書

下考未致曠敗皆大庇之所及也然災命薄數竒立朝  
則以罪斥試郡又以罪荒罷念復玷闕之艱難黽勉一出  
欲竭力自効庶可湔滌宿垢然吳興事繁財匱甚非疎  
拙不才所堪兼炎平生多難有子七人其六短折今惟  
怒一子又在紹興官所炎惇然一身獨在郡齋衣食起  
居將攝失宜哀病交攻欲更不去非特郡事廢弛羸老



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古語有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炎  
再得罪投閒八年東隅之失多矣今又年過七十更不  
可歸或致毀壁則終身不免玷闕見具狀申尚書省乞  
守本官致仕欲望鈞慈矜念向來綴名龍虎榜尾察其  
衰遲無用而憫其憔悴多艱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譬如  
山鹿野麋放之櫛檻縱之林藪則未先朝露填溝壑皆  
門下之大造也喋喋有請無非真實之情干冒威尊下  
情震恐

與妻同知

炎備員近即幸書一考未以罪罷皆賴萬間悌懷之庇



去如炎者一介散才譬如九牛一毛有之何益無之何損兼以多難之餘氣衰膽薄稍有憂慮便覺頭目昏瞶心志怔懜若更不求引去郡事未免廢弛縱使為貧戀祿豈可貪得不止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三也炎舊因陳舍人英仲劉郎中碩夫獲登門牆瞻拜不過一再及流落去國之後亦不曾一貢記府之問其跡若踈然蒙鈞慈顧念異於他人所以肺腑有懷輒敢輕罄竭言之炎又伏念若其不能揣分有所希則不可以伸瀆鈞聽今欲歸老山林全晚節保殘喘度相公必然矜念是以言之不厭其詳也澤雉野麋放之籠檻縱之林藪仁人君



子不使一物不得其性若蒙大造獲從所請則未填溝壑之日皆門下生死肉骨之恩也冒犯威尊下情震恐

付恕子

兩次人回連收書且喜平安當官一曰廉非此無以立已二曰公非此無以服人三曰勤非此無以辦事四曰和非此無以交同僚五曰敬非此無以事上向日臨行已分付矣今再言之此外物官在給歷資考豈能事事穩便有不穩便處只得安之此心若安雖不穩便亦可隨事而過此心若以為不安雖十分穩便亦不安也仕宦有兩說一則為貧凡事當要忍耐煩姑且為祿二則

欲進身非有才能無以自見知於人非耐煩受辛苦上位安得見知之吾初官在崇陽作簿一年在任所出入鄉落傍至他郡不曾停歇一年在鄂州權職官媽媽與汝兄弟姊妹皆在崇陽官所吾獨在鄂州住近一年俸祿既薄出入亦無人使令或兼權縣丞或兼權司理或兼管稅務只得公勤以從事漕使差在鄂州歲除日獨處僧舍荷見任官二十九人於除夜借皇華驛各置酒食招吾一人守歲吾平生飲酒不曾至醉此夜念同官二十九人不問文武官皆不在廨舍與骨肉飲酒為吾一人相率到驛中相暖熱此意極厚不覺眾人痛飲遂



至大醉明日正旦幾不能起若非吾平日與同僚相處  
存心平直不偏曲不諂佞不傾險不妄語不妬嫉衆人  
安肯除夜相顧如弟兄二年在江陵府遇歲除南軒先  
生為帥無暇日雖除夜僉廳亦有一員值日吾適當歲  
除日輪次同官午後皆出局以吾當日相笑其日坐到  
上燈時分將謂無事方欲上轎間忽有坐局牌人投白  
紙押人上僉廳供責了畢又候押訖方得歸安下處小  
官事上官身從公家之役豈得苟安亦豈得事事如意  
亦豈得般般穩便亦豈得全無辛苦在我當隨分處之  
汝幸稍通曉吏事又幸而上官見知有所委令唯鞫獄

一事在法不該差未經事之人自有明條外其他有度  
才力所能辦者即便向前但廉勤公平事亦可了何所  
推辭雖如此但凡事當謙遜不可有私意自露鋒穎與  
同僚雖要和同如此則同僚相安世路巖險風波可畏  
若欲表表自見則古人所謂木出於林風必折之堆出  
於地水必蕩之不可不戒也他般事色各自有帳目此  
不一一上字千萬照數若明年再留諸穉孫讀書須日  
令渠逐字解釋使之易曉若解得一字方解得一句若  
解得一句方得解得一章只讀而不解解而不通無以開  
發心路至囑至囑吾起身孤苦自立門戶當官不曾取



人一錢不曾曲斷一事此必人未知惟我自知天地知之鬼神知之日月照之吾言不欺所以家中今日田園微薄財物無積聚更教諸穉孫成人讀書若有命達者則可以光大家門若不命達者亦不失為好人若此心不愧天地鬼神則亦祐之在自知爾其他不能一一曉吾言可也

雙溪文集卷之十一



